



妙華會訊

二〇一二年第二季

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
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

—— 印順導師

學會活動



▲ 淨達法師和慈濟師姐探望慧瑩法師

◀ 四月二日傍晚，昭慧法師前往志蓮護老院拜見慧瑩法師

▶ 四月二日晚，胡昭源、薄淑貞、佻儷在樂農素菜館設宴供養昭慧法師，妙華會友和中觀學舍同學同出席晚宴



◀ 昭慧法師來港出席樹仁大學舉辦的《現代佛教與華人社會論壇》，會後昭慧法師與妙華會友及中觀學舍同學合影



▲ 禪修班同學在禪修

◀ 趙國森校長為妙華會友講課

佛學班及活動

第二十六屆佛學初階班

主講：本會講師

日期：2012年3月18日至10月14日（逢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00 – 12:30

地點：北角堡壘街36號美威大廈2樓D座

中國佛教史課程

主講：資深講師

日期：2012年3月18日至11月4日（逢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00 – 12:30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趙國森校長佛法講座

講題：《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對讀

日期：2012年2月13日至2012年7月9日（放假4月9日及7月2日）

（連續二十個星期一）

時間：晚上 7:30 – 9:00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妙雲集讀書會

閱讀《空之探究》，附以《性空學探源》作輔助

日期：2012年2月17日開始（逢星期六）

時間：下午 3:30 – 5:30

地點：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印順導師圓寂紀念法會

日期：農曆四月廿八，公曆 2012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五），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舉行紀念法會，讀誦《金剛經》和《成佛之道》，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觀音菩薩誕紀念法會

日期：農曆六月十九，公曆 2012 年 8 月 6 日（星期一），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舉行紀念法會，讀誦《妙法蓮華經》，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本會所有課程費用全免，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現已開始徵收二零一二年會費，每人一百港元，望各位會員依時繳交。

本期目錄

3 **《妙法蓮華經》講記（之一）**

慧瑩法師主講

何翠萍筆錄

9 **人間佛教禪法之一
解脫知見**

性廣法師主講

劉潔芬筆錄

34 **釋疑解惑**

黃家樹居士解答

何翠萍筆錄

38 **終南山隱士**

洪真如

學員天地

印度佛教史班論文

法影尋宗

孔亮人

47 **維摩居士的疾病觀（之二）**

羅漢松

50 **福嚴佛學院招生簡章**

52 **捐款大德芳名**



《妙法蓮華經》

講記(之一)

慧瑩法師主講 何翠萍筆錄

編者按：妙華佛學會之前身——妙寶經室，是為了紀念遠參老法師和為了弘揚《妙法蓮華經》而成立的，我們不應數典忘祖，因此妙華會訊從今期開始連載慧瑩法師早年講解的《妙法蓮華經》，讓各位會友深入瞭解《法華經》。



遠老法師講的有些出入，但同古德，如天臺家、華嚴家的見地也有不同，有很多要點與遠老法師的思想都不約而同。

所以我一方面會把遠老法師對《法華經》的那種特別見地，獨有的心得講給大家聽，另一方面我也會講遠老法師與印順導師的相同之處，我會選擇那些值得我們去吸

收的要點來講。

《妙法蓮華經》是一部佛教裏最重要的經典，有人稱它為經中之王。遠參老法師對《法華經》有特別突出的見地，很值得我們欣賞。我曾經利用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聽遠老法師講《法華經》，同時也聽了他講的其他重要經典。我也聽過印順導師講的《法華經》的提要和一小部份《法華經》。我覺得，除了《法華經》，從整體佛法的思想來講，遠老法師與印順導師的思想非常接近。遠老法師講的《法華經》與其他法師講的有很多不同之處，也有大部份與印順導師的思想是相同的。印順導師講的《法華經》雖然與

「華」的意義

妙華佛學會有一個「華」字，《妙法蓮華經》也有一個「華」字。古代沒有那麼多字，這個「華」字即是我們現在常用的「花」字。古時寫個「花」字，畫成似一朵花。我們為了尊古，為了莊嚴些，所以妙華佛學會用《妙法蓮華經》的「華」。這朵「華」，不是普普通通的花，也不是水池種的睡蓮或中國蓮花。

《法華經》有講優曇鉢華，它的形狀似蓮花，所以叫優曇鉢蓮華，《妙法蓮華經》的蓮華原本是指優曇鉢蓮華，優曇鉢蓮華的意思是靈瑞、吉瑞、好兆頭，它不是時常出現的，一定要有些好事情，值得歡喜，值得慶倖的事情，然後才會出現這種華，所以經文說：「時至乃一出。」優曇鉢蓮華的出現是一種好兆頭，即是譬喻佛將說妙法蓮華經，佛說開權顯實法是種吉兆。

印度有一種蓮華叫優曇鉢蓮華，這種華不是草本的華，而是木本的華，形狀似蓮花，在喜馬拉雅山和錫蘭都有這種華。

乘的分別

《法華經》是暢佛本懷的經，「妙法」就是佛所說的法，蓮華譬喻妙法。《法華經》在佛教的地位，用判教的層次來講，它的地位是最高的。「一乘」是最高的地位，其次是「三乘」，「五乘」就低些。我們講那樣東西是最好的，就稱它為一流的、上乘的，所以一乘有一流和上乘的意思，同時一乘還有平等的意思。《法華經》裏講的「大乘平等法」，就是一乘平等法，主要的意思是講平等。

佛經中很多經都叫一乘經，都標出一乘的名稱，但同《法華經》一乘的意思是不一樣的，性質也是完全不同。除了《法華經》，大多數叫一乘的經，都是講真常唯心的。如《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華嚴經》、

《圓覺經》、《楞伽經》等，都是以一乘標其名，而這些經全部都是真常唯心的思想。在中國佛教裏，真常唯心的思想是最普遍，你隨手拿起佛教的書，都是真常唯心的，你要聽真常唯心是很容易，到處都能聽到。

遠老法師最崇尚《法華經》，最否定真常唯心的思想。因為後期的印度教，是婆羅門教的翻新，婆羅門教沉寂之後再復興叫印度教，而舊教新教的內容差不多。印度教復興之後，可能印度教的人也攝取佛經，也可能佛教裏的傳教師，為了要吸收印度教的教徒，為了適應後期的人心，所以很多佛教經典裏都摻雜有很濃厚的唯心思想、梵我思想、神我思想。遠老法師非常不認同這種真常思想，他最怕佛教徒走入這種梵我、神我的思想裏，走入第一因裏，走入外道，變成以外道為佛法就很危險了。

而印順導師不會否定這種經典，不過他把這些經典稱為「不了義經」，把《般若經》、《阿含經》等緣起性空思想稱為「了義經」。

禪宗也自稱一乘，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雖然它的修行有它的特殊經驗、特別的體驗，有它的效果，但它是絕對真常唯心的。

密宗也自認為一乘，認為密宗是大日如來講的，是法身佛、真身佛講的真言，而其他宗派的經是釋迦佛的化身佛講的。西藏有很多高山大嶺很

神秘，密宗為了適應它的地區，適應民族性和神秘性，所以認為念咒最重要，而且有很多派別，其中有些派別非常庸俗，簡直在發展大貪、大瞋、大慢，我們要特別小心。

華嚴宗也號稱一乘，認為只有華嚴才是最高的一乘，是別教一乘，是特別的。他們認為《華嚴經》是佛同十地菩薩講的，起碼都是在初地以上的菩薩才聽到。當時有聲聞人在座，卻如聾若啞，完全聽不到，因為他們不夠程度聽。而依天臺家判教，講華嚴是最初三七日。事實上佛成道那三七日，未去鹿野苑說法，那三七日，誰會聽到呢？根本沒人聽到，所以這個講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但中國佛教徒卻深信不疑）。

天臺家以法華為最高，但用華嚴家的立場去批評他們，天臺家是不夠妙的，因為華嚴家認為《法華經》是同教一乘，是講平等義，空性是平等，與三乘共通。經文有講：「三乘同入無為法性。」既然與三乘同就不夠高不夠妙了。

由此看出，一立宗派，每個宗派都是高抬自宗，貶抑他宗。所以太虛大師講「分了宗派，就失了整全的佛法」，就是這個理由。人也一樣，喜歡抬高自己而壓抑他人（這與佛法不相應）。

以上的各種思想，名義上是一乘經，是一乘宗派，其實它的內容與《法華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只是名詞相同。所以我們要搞清楚，要懂得分

別內容是不是《法華經》所講的一乘，不要魚目混珠，自誤誤人。

我們首先要認清楚，《妙法蓮華經》絕對不是真常唯心論，也不是真常唯心論的思想可以比擬得一分一厘的，完全不是那回事。不過，你去看中國古德所寫的《法華經》注解，大多數都是講真常唯心論。因為當時佛教傳入中國時，道教、儒家都很流行，這兩家都存有本體思想，又有些很玄妙的思想，例如講無為，又講本性、本體（第一因）。當時的人注解佛經，多數有用道家的思想，或儒家的思想混同來解釋，所以就沒純正的佛法了。那些人認為同中國的哲學思想相同就更加好，會更加讓知識界接受。但混同的時候，就失去佛法的本來面目。所以你看注解，會看到很多真常唯心論的思想，被用來解釋《法華經》，而且解得很玄很妙，很高很深，你可能會覺得很佩服，其實這些都不是《法華經》的思想。

遠老法師是最早期的華嚴大學的學生，他一到外省參學，就是入華嚴大學。他讀了很多這些注解，但他覺得這些注解與《法華經》的內容是不同的，所以他覺得痛心疾首，激發起強烈的言論，要改革不正常的傳統理論，提倡佛教維新的口號。他解《法華經》是拋開古人的注解，認為這些是糟粕，沒什麼作用。他要運用自己的智慧來貫通全本《法華經》的脈絡，清楚指出佛的意趣在哪裏，發掘出《法華經》的宗旨。

龍樹菩薩提倡緣起性空，他所有著作都是講緣起性空，都是破外道的。雖然他在著作中沒有怎樣講《法華經》，但他也讀《法華經》，所以他知道《法華經》不是真常論，他說：講到一乘，唯有《法華經》是可信的。

般若是一切佛法的根本，《法華經》的宗旨雖然不是專門講空，但它是不可離開般若的，而經裏面處處都是與空相應的，如「佛種從緣起」，三軌四安樂行等等都是與空相應的；經裏還說：「若習聲聞者，當習行般若波羅蜜；若習辟支佛地者，當習行般若波羅蜜；若習菩薩地者，當習行般若波羅蜜。」我還可以補充一句：若學一乘者，也應當習行般若波羅蜜。為什麼呢？若學菩薩地，以權教來講，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如果沒有般若空慧，不通達一切法空，你一住相的時候，就沒法子行菩薩道了，別說三大阿僧祇劫，就是一大阿僧祇劫也行不了，就是三年也行不了，何況一乘要修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如果沒有般若做基礎，怎樣去修？所以我們學一乘，也當習學般若波羅蜜。

各宗對一乘的不同解釋

講到對一乘的理解，不同的宗派又有不同的理解。真常家認為：一切眾生本來具足如來藏，人人具足如來藏真如心，這就叫一乘，所以大家都可以成佛。

中觀家講一乘，是講如智不二，一切法因緣所生，本來空寂，空的道理就是如的道理。你要經過修行，能夠有一種真實的智慧，去體會這種性空的道理，這真智與真理相契應了，就叫做智。但你的真智真真正正與真理相契應時，智如是不二的，就是說真智不是如理之外的智，這個真如理之外，也無真智，真智之外，也無真如理，就如此不二。智與如，互相契應，吻合無間，真智與真理是互相吻合無間，互相契應到一條間隙也沒有，是水乳交融，像水與牛奶分不開。你真真正正開發了這個真智慧，真正體驗一切法性空的真理，是如智不二的，真理與真智是平等的，空性平等，一切法都是緣起，一切法都是性空，一切法都是平等平等，所以就叫做一乘。這個道理是與《法華經》有些相近，《法華經》講：「佛種從緣起。」這個緣起是因為性空所以緣起，一切眾生可以發菩提心，一切眾生都可以行菩薩道，都可以成佛。但《法華經》最終的宗旨就不是講性空，它是以性空為基礎，但不是以性空為終極。

唯識家講一乘是與前兩者相反，他們認為三乘是究竟的，一乘是方便的。因為他們重視種子，你有聲聞種子就成聲聞；你有辟支佛種子就成辟支佛；你有佛種子就成佛。另有一類闡提種子的，即使修善行，最多只能在人天修有漏善，沒解脫性的，你叫他行善，他也只是修人天福。共分為五性：聲聞種性、緣覺種性、佛種性

(或者說菩薩種性)、闍提種性和不定種性。

不定種性是無定的，可能是聲聞緣覺回小向大，發菩提心，或是菩薩未到不退轉又退心而轉向小乘，總之是轉來轉去不定的。

如果說他有什麼種性就成什麼，這是真實的。但如果說什麼種性都可以成佛是不可能的，他都沒有成佛的種性怎樣能成佛呢？所以他們認為：講一乘，人人都成佛，是方便說而已，不過是安慰那些小乘人，而三乘才是真實說。這是唯識家的思想。

《法華經》又怎樣講一乘呢？《法華經》雖不是以空為終極，但以空為基礎。《法華經》講要修行無量阿僧祇劫，菩薩道圓滿了，才究竟成佛。成佛時就圓滿具足一切功德，具足一乘的無漏功德。通過無量無邊劫修菩薩行，成就無量無邊的佛功德，才是究竟的，真實的。釋迦佛是這樣，過去佛是這樣，現在佛、未來佛、十方佛、一切佛都是這樣，成佛是佛佛平等，一定要修無量劫，一定要修無量無邊功德圓滿，這就叫一乘，人人都可以做到，你肯做就可以做得到。所以一乘有平等的意思，不是講甲可以做，乙不可以做，只要有長遠心，肯努力都可以做得到。這也是佛對眾生的期望。

《法華經》方便品講：「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眾，如我等無異。」我是指釋迦佛，或是一切佛。我一發菩

提心就發了這個願，本來就立了這個願，願令一切人，如我一樣，我成佛，我圓滿具足無量無邊功德，我也期望所有的人，學我這樣做，也都圓滿具足無量無邊功德，平等平等，無異無別。佛一發菩提心就發了這個願。可知一乘的願望，不是我們心頭高，不是我們不自量認做菩薩，而是諸佛的期望，是本師釋迦佛的期望，是佛對一切眾生的期望。一切佛的功德是平等的，一切眾生也可能做到佛那樣的功德，也都是平等的。

所以一乘的意思，一方面是有「上乘」、「一流」、「高級」的意思，一方面又有平等的意思。佛佛道同，佛佛平等，佛的慈悲心也都是平等。「欲令一切眾，如我等無異」，就是平等，期望是平等，眾生的根性雖然有差別，但最終都是可以平等的。這是《法華經》所講的一乘的意思，與真常思想不同，與唯識家主張五性各別就更加不同，與中觀家的思想則比較接近。

遠老法師主張依經解經，不贊成依其他的注解去解釋，因為在經文裏你就可以找到主要的意思，如果你到處去找注解，可能會混亂了。

暢佛本懷

我們說《法華經》是暢佛本懷，懷就是心裏面的懷抱，通俗些講是心裏有些心事，暢就是舒暢。佛也有心事，而且是很大心事，「一大事因緣」

就是佛的心事。為什麼到最後才暢佛本懷呢？是因為一直以來佛的心事都不能盡情吐露。這樣講難道說佛也有憂鬱？佛不是為自己憂鬱，佛「諸有所作皆為」眾生。佛有些話是要講給人聽，但又不肯馬上講，要忍著不敢講，這就似是憂鬱，就是不舒暢。佛本來一成佛就想立刻對弟子講，但一直都沒有講。佛忍了多長時間呢？一般講是忍了四十九年，但依歷史來講是沒有這麼長，佛三十五歲成道，八十歲入涅槃，所以應該是忍四十五年。到最後講《法華經》時，佛就將心事吐露出來，想講的儘量講了出來，心就舒暢了，本懷可得通暢了，所以叫暢佛本懷。

佛為何最後才說一乘

佛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講一乘？為什麼要先施設三乘，然後才開權顯實說一乘呢？其實，佛一成道就想講一乘，但不能一開始就講。在經文裏，佛講《法華經》也不是一開始就講一乘，在序品裏佛首先入定、放光、現瑞，接著大地六種震動、雨華等，然後彌勒菩薩問文殊菩薩，文殊菩薩隨問而答，說出往昔的情景。

接著在方便品講佛出定，「從三昧安詳而起」，很安詳地出定，然後讚佛的智慧：「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佛的智慧是有門的，這個門是因，要修因才可得到，但也「難解難入」。「如來知

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這些都是讚一乘佛的實智。讚完之後，佛忽然間說：「止，舍利弗，不須復說。」佛不講了，為什麼不講呢？佛繼續解釋：「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接著講的「如是相，如是性……」等十如是，都是讚佛智。

佛讚完又止，止了又讚，令舍利弗和四眾心疑，大家覺得很奇怪，所以舍利弗就請問佛：「世尊何因何緣，殷勤稱歎諸佛成就第一，甚深微妙難解之法？我自昔來，未曾從佛聞如是說。」佛為什麼要這樣殷勤讚歎呢？他們從未曾聽過佛這樣讚歎，以前佛說什麼，他們都明白，現在佛忽然講這些，他們都不明白，所以要問佛。佛三止，舍利弗就三請。

佛想講了，但因為有五千增上慢人在法會上，佛怕他們譏謗而墮落，所以佛用神通力，讓他們自動退出，如果開口叫他們退席又不好意思，會傷害他們的自尊心，所以佛用神通力令他們自動退席，又或者他們沒興趣聽而退席。

由此可見，佛要舒暢本懷是不容易的，是很艱難的。佛要做很多工作才可以講出自己的本懷，講出一乘是真實，三乘是方便。



（待續）

妙華佛學會佛法講座

「人間佛教禪法」之一

—— 解脫知見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日晚
臺灣弘誓佛學院院長性廣法師
講於香港妙華佛學會
劉潔芬筆錄

這次的講座，是在「人間佛教禪法」的主題下，做兩個面向的闡述，第一是佛法對世間的基本觀點，也是聲聞與菩薩共同的知見，名曰「解脫知見」。第二是大乘佛法特有的菩薩心行與定慧內容，稱之「大乘三昧」。

一、知道了，就要去實踐，對生命才有幫助

佛陀所傳授的殊勝教法，不只是空談抽象的概念與高懸的理論，更教導確實可行的方法，以引導眾生從缺陷與殘缺，憂惱與擾動中，走向清淨、安樂與圓滿的境地。所以學佛不能只是停留在概念的聽聞，而要知解與實修並重，如此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實受用，是為：「解行並重」。

譬如當我們受了風寒，以致發燒、疼痛，身體不適時，我們會去看醫生。但是光只是聽聞醫生診斷病症，卻不遵從醫囑而治療，則身體是



不能恢復健康的。學佛也是同樣的道理，若只是停留在理論的聽聞，但卻不實修與親證，那又怎能得到法的受用呢！

所以，弘揚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也不能停留在想法與觀念，而更需有實際的利生作為。

二、同在人間，心態不一

印順導師曾自述其治學，志在掘發佛陀本懷，以闡揚淳正的佛法真義。故以一生治學心得，提出：「佛（法）在人間！」、「人間佛教」的學佛意旨與弘法方向。

乍聞「人間佛教」，可能會產生的疑問是：「人間法有甚麼好特別重視的？我們每一個人，不都存活在此『人間』嗎？」「只局限在『人間』，而不舉揚他方聖境或特殊能力，會不會忽略了佛法的超越性，淺化了佛法的神聖性？」乍聽之下，想到我們生存在此「人間」，無論氣候寒暑，居處環境，總是多有殘缺，平時日以繼夜重覆著吃喝拉撒睡的種種生理需求，更要從事學習與勞務，要面對家庭與工作，…，總也是煩擾多，清閒少。這如此不圓滿的環境，庸凡人生的平常事，怎麼會是佛法所重視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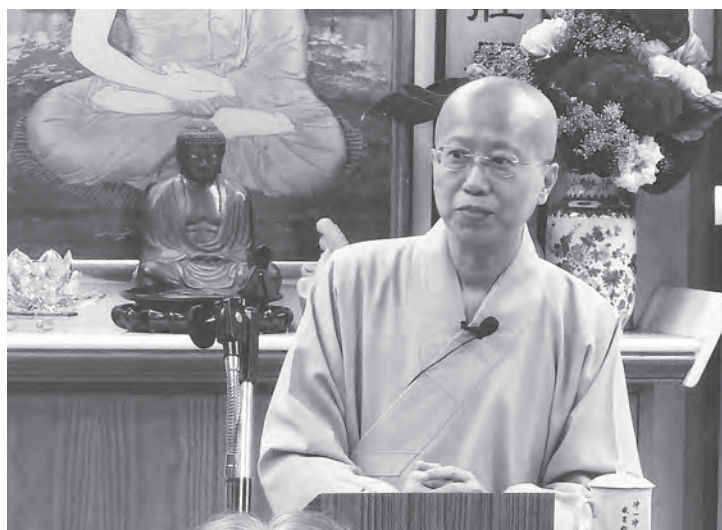
然而，以上所舉對於「人間佛教」的一些質疑，其實大都是浮面接觸所容易產生的誤解。殊不知「人間佛教」所強調的「此人、此地、此時」的佛法，在契機的對治意義上，有矯正當時學佛風氣的特性。故強調修學或弘揚佛法，不可只是重視祭鬼與度亡，而忽略了人類自身品德的淨化；不要一味的否定此地，企求他方，而忽略了人間環境的改善。進而言之，在契理的佛法真義上，更以《阿含經》中說：「諸佛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的經文，肯定「人間」為有情修

道的正境，將修行的重心與慈悲的關懷，重新聚焦到現實的人間，即此人身而修練之，即此方土而淨化之。所以，學佛不能棄絕人事，荒殆現實；人生的種種煩惱，就是修學對治的重點，人間的所有缺陷，即為戮力改善的對象，此乃「人間佛教」的意義。

三、「解脫知見」是超越世間的正見

從修行的角度以觀，人間佛教的具體修行內容，涵蓋兩個面向：一是「解脫知見」，也就是對於世間諸法的流轉與還滅，有正確的觀念；二是「大乘三昧」，也就是秉持慈悲的菩薩精神，從事各種利生工作，並在專心投入中，證入三昧（等持）的境界。從表面上來看，所有的人都身處於此「人間」，但是因為懷有清淨無執的信念，並且認為幫助他人與改善環境，方為大乘佛法修行的正道，此乃菩薩入世精神的大乘佛教之精髓。

首先說明，「人間佛教」的「解脫知見」，即是共三乘的佛法基礎知見，也可以說是佛法的出世思想。所謂「出世」，不是背離、否定世間，而是當能不懷預設立場，依照世間的實際情狀，作正確的觀照——如實正觀諸法實相時，就能發現其間的無常、無我相，故而能出離執著世間的顛倒想。對於世間的特性，佛法總攝為三個基本原理，也就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與涅槃寂靜——三法印。意為：一切有為造作之世相，都處於變動轉化中；此不穩固、不安定的生



為走入正軌，即能達到涅槃寂靜的境地，也就得到了生死苦痛的解脫。

能建立對世間種種現象的正確認知，我人方有解決苦惱現狀的可能，而這也是佛法的基本觀念，稱為「解脫知見」。如《雜阿含經》中所云：「多聞聖弟子，於色生厭，於受、想、行、識生厭；厭故不樂，不樂故解

滅情狀，又皆隨因緣條件的湊合、離散而成毀、生滅，非個人意志所能任意轉移更易，故曰「無我」——非我所能主宰。然則此變動流轉，聚散短暫，假合幻化的現實，從一體的反向來觀察，就可以發現，此變動差別，也即是寂靜平等的；此種種差別將歸於平等，變動則趨於平靜，曰：涅槃寂靜。舉例以喻：有如海水與波浪之間的關係，海水因刮風而起波浪，風若停息，則波浪——海水自然歸於平靜，波浪與海水乃是一體的動靜二面相。而且海水的平靜，無需待風平浪靜之時，即於此波浪互相激盪推移的當下——無常、無我之法，此海水的本然即是寧靜的。有情眾生在無常的生死流轉中，亦是如此；貧富貴賤，好醜差別，人我是非，即於此動亂流轉、萬千差別之中，亦應要能了知涅槃的平等寂靜。我人若欲解脫此一苦樂貧富間雜，變動流轉不居的處境，唯有徹觀諸法實相，並逆向操作，斷除我人堅勞執著的煩惱情障，引導行

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¹以上所引經文，指出透過對於五蘊的正確觀察、覺知，會對於無常、無我的世間相生起無執的遠離，以此解脫知見，則能入於涅槃，不再受輪迴之苦。

以闡述「解脫之見」為主的解脫道內容，是大乘共聲聞的三乘共法。「共」是共同，「共法」意指三者都相同的基本觀念。比如大學課程，不論選擇商業、建築、法律或人文等培養專業能力的不同科系，都有共同的必修科目，譬如語文、倫理與邏輯訓練等等。同理，在佛法中，「解脫知見」是大乘和聲聞行人共同要學習的內容。

所以，我們學習以大乘精神為主「人間佛教」思想，也需要了解一切佛法的基礎觀念——「解脫知見」，因此我們這次的演講，也以此內容做為開始。

¹ 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六，第一二四經，《大正藏》冊2，頁40b。

四、人為何會痛苦？

佛法所說的「解脫知見」，有幾個大的主軸與核心。

首先，佛陀指出：人活著，為什麼覺得痛苦？能覺知痛苦，則一定是有一個能夠感知的主體。舉例，譬如我們現在坐在課堂裡，外面的情境，我們都不知道；所以，室外的溫度再冷再熱，對我們而言，一點也沒有感覺，沒有關係，也就不會生起對彼情境的苦樂感受。又如，如果我們沒有眼睛可以看，沒有耳朵可以聽、沒有身體可以感知，那麼，就不會與之產生種種互動，不會感知這個世界的種種情狀，也就不會產生許多憂悲惱苦的身心狀態。所以，擁有感覺、感知的基本能力，是我們覺知世間的根本。

然而，有了感知的能力，也不過就是能知曉外在環境的情況，比如感知氣溫的冷熱，經歷人事的聚散等等。這些隨時間而生滅變易的自然現象，為何會引生我們種種苦樂憂喜的感受？乃至於覺得苦多樂少，難聚易散的心理情緒？如果感知也不過就是感知，則有了感覺，也不一定會產生痛苦。會對於境界產生感知情緒，乃是因為把這種種感知材料收集起來，對於喜歡與厭惡的種種事物，以挑揀分別，愛執憎恨的心念，而逐愛避



苦。更從中生發許多強制的意念，追逐的欲望，也就是這種種身心的貪執與心意的起落，導致了痛苦產生。

眾生所執取的痛苦，有多少數量？而其間又有多少差別？佛經將眾生所有的無邊苦惱，歸納為八類，也就是我們都熟知的：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與五蘊熾盛苦。而其中又以「五蘊熾盛」為主因。我人之色（身體）、受（感受）、想（思惟）、行（意志）與識（認知）等五種組合成素——「五蘊」，又稱「五取蘊」，所以強調「取」，乃因身心自體並非即是繫縛，而生死流轉也是諸法的必然，這些種種會成為苦迫的因素，真正的問題則是在於「愛染」，因有愛染心而取執不能如我意的各種境界，也就產生的苦，故稱「五取蘊」。佛法對於「愛」的剖析極深而疏義很廣，簡要言之，那是一種如膠漆一樣粘黏而不易擺脫的心理狀態與

抓取慣性。眾生愛染的對象與執著的樣貌，有種種不同，然最主要的是對於自己——身心自體的染著。

「愛」又不僅只為粘縛，而且是熾熱的，逼切的與緊張的，故經中常稱為「渴愛」與「欲愛」等。從染愛自體說，這是眾生生存意欲的根源，依此而稱「有情」；由此愛執力而急急的追求，緊緊的抓住，故名為「取」。想要脫困，則須有正確的「解脫知見」，也就是對於因愛而繫縛的根源，以及其在三世時間、十方空間流轉的因緣果報，有徹底的了知。

五、佛陀是病死的嗎？

接著，我們以釋迦佛陀求道與證悟的經歷，來說明愛執生苦與斷惑解脫的不同。

釋迦佛陀出生於王家，享用最好的物質生活，得到父母與眾人的許多疼愛；然而這樣的生活，佛陀並不戀著，反而是常有不愜於心的沉思。據經典記載，佛陀年少時曾因出遊四城門，見到眾生老病死的憂惱苦迫，而有許多的觸動。

有一次年少時的佛陀乘馬車出遊，在道途中見到一個老人。

他問駕車的車夫：「啊！這是誰？看他皮縐髮稀，腿顫身搖，行動遲緩的樣子。」

車夫答「王子！這是老人！」

佛陀再問：「那我以後也會像他一

樣地老去嗎？」

車夫回答：「會啊！縱然您貴為王子，但是與我們一樣，有一天也是會老去的。」

佛陀聽了，當下心中沉吟，無心再繼續遊賞。

再過一段時間，年少的佛陀又外出到另一城門遊觀，這次碰到一個倒臥在道途中的病人。

他問駕車的車夫：「啊！這是誰？看他面赤氣喘，體瘦身弱，痛苦呻吟的樣子。」

車夫答：「王子！這是病人！」

佛問：「我以後也會像他一樣生病嗎？」

車夫回答：「是啊！縱然您貴為王子，但是也不能免除病痛的侵擾。」

年少的佛陀聽了，當下心意觸動，無心再繼續遊賞。

又過了一段時間，年少的佛陀再出城遊賞，這次碰到的是個送葬的隊伍。

他問駕車的車夫：「啊！橫臥在擔架上的是誰？他一動也不動，而旁邊的人又是如此的悲悽哭泣！」

車夫答「王子！這是死去的人，旁邊是一些送葬的親友！」

佛問：「我以後也會如此的死去嗎？」

車夫回答：「是啊！王子！任何人都不能避免於死亡！」

年少的佛陀聽了，內心慚然，無心遊賞。

釋迦佛陀年少時的在俗生活，雖身處皇家勝妙的五欲之樂，然而內心對於生死無常，老病有時的生命現象，常有疑惑，時而沉思，更想探究生命的真義，尋找遠離所有苦惱的方法。終於在盛年棄俗出家，經歷靜心禪定與嚴格苦行的參訪修學，終於在菩提樹下，以自知自覺的甚深智慧，照見諸法實相，徹知生死輪迴的根本，並究竟斷除，證入無上圓滿的涅槃境界！一般就是俗稱：佛陀成道了！

成道之後的佛陀，以四十年時間「轉法輪」，他不辭辛勞，僕僕風塵，盡心盡力地，願將所證知的真理與解脫苦惱的方法傳授給世人。

我們來探討佛陀一生的經歷：從表面上看起來，佛陀八十歲時，色身也衰老了。他說：「現在，我的身體就像用了八十年的舊車，一切都衰朽了。」是的，我們可以想像：開了八十年的車子，一定是破舊不堪，可能是所有組件都搖晃不穩，噦噠作響，就只有喇叭不響了！

佛陀晚年臨入滅前，與幾位隨行弟子遊方到波婆城，遇到打鐵工人純陀，誤用有毒的菇類供養，佛陀吃了之後，嚴重腹瀉。這時，他知道自己在人間的時間不多了，就跟阿難和幾

位留侍在身邊的弟子說：「我們到拘尸那羅去吧！我與這世間的因緣已盡，將在彼處入滅！」佛陀在幾位弟子的隨侍下，於拘尸那羅城的娑羅雙樹之間，證般涅槃。

我請問各位同學呀！「佛陀年輕時，因為想要解決老病死的苦惱而出家修道，也證道成佛。但是，佛陀老年時，與所有眾生一樣，也老了，病了，離開了人間。那佛陀到底有沒有解脫老病死的苦惱呢？佛陀也老，病了，然後佛陀也病死了，對嗎？」

（同學們點頭）什麼？大家都點頭啊！你們都說佛陀是病死的呀！

我們要鄭重的聲明：佛陀不是病死的，佛陀是取證涅槃！二者的不同之處，到底在哪裡呢？

六、凡夫的死亡與佛陀的涅槃

從表相上看，病人得病而死亡，而佛陀晚年也衰老，也得病，也死亡，好像與一般人一樣！然而這是表象相同而實質大不相同！

其中有一個最大的關鍵，是什麼？（同學答：他不怕死）

「不怕死？」好像也對！在傳記中的佛陀，安然順處一切境界，對於老、病、死，內心沒有憂惱與恐懼，所以也能說不怕病，不怕老，不怕死。

但是，一般有些人也會說：「我也不怕死啊！」

告訴大家，佛陀的不怕死，不像一般的莽夫，在無知或盛怒之中衝口：「誰怕死？好漢不怕死，而我也不怕死，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因無知而不怕死的人，卻也因無明而不能免於輪迴呀。

佛陀能不畏懼死亡，則是因為在知見上能真正了解生命從生到老到死的真相，更是徹底地斷除了情意執取的堅勞慣性，這與凡人矇昧無知的莽撞，是大不相同的。

佛陀所徹知的世間生滅與身命流轉的實相，簡要而言，眾生有生死，器界有成毀，這是有為世間的定律，凡有造作，就有生成與壞滅的變化現象產生，這是必然的過程，不變的律則。進以觀之，這一切事物生滅聚散，變動不居的樣態，更透出了一切因緣合會，無我無主的特質。以大家現在坐著的椅子為例，表面上看來是完整的一張椅子，但事實上它是由幾塊木板的組合，是在因緣條件聚散中所產生的暫時組合，合成的前後，都不是椅子的樣態。所以，真相是：沒有常存、永恆、不變的「椅子」，可以做為我們永遠執取的對象，一切都是在因緣聚散的變動中的暫存狀態。無感知的物質存有是如此，有情識的眾生生命，也是如此。在《金剛經》中，將所有因緣合和的諸法稱為「一合相」，如「椅子」，其本質是無常、無我，這即是諸法的實相與真諦。

凡夫在面臨死亡的時候，直接反應的心識反應，就是還想繼續活下

去，也很排斥、畏懼死亡。因為「我」很想活下去，所以，「我」就緊緊的抓住命根，努力的呼吸，努力的呼吸！「我」要活！不要死！有情以不如實觀照的無明，與盲動追逐的愛執，面對生命自然的，必然的衰老、死亡的過程，總會產生不必要，無意義的排斥抗拒與憂惱痛苦。佛陀指出：對於無常、無我的「一合相」所產生的「我見」與蔓生的執著煩惱，就正是一切憂悲惱苦的根源。

有情在這一期生命壞滅後，因為愛執的力量很堅強，所以會趨使心識再去執取另一投生的因緣，這就是輪迴生死，永無出期的成因。

反觀佛陀，面對生命自然生滅的現象，其心境與態度與凡夫則完全不同。佛陀證悟之後，五根與心念活動的狀態，則「看」就只是單純的眼根觸境而視，對於顏色也知青黃黑白，然而其間再也沒有了貪染心的執著與造業，論典將此聖者的心念，稱做「唯作心」，也就是能辨知，然無執取，所以也不再受後有——輪迴。

已取證涅槃的佛陀，其心行純淨無執，也因為沒有了造作的因，所以也就不再召感未來的果報。淺顯地說明，也就是聖者每個觸境逢緣生起的覺知，都是與智慧——「明」相應之觸，所以不會抓取境相而造身口意業，而召感未來果報。對應於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聲香味觸法六境所生起的六識，都是如此的純淨、無執而不動亂，也就讓一切法自然生，自然

滅。故佛陀說：「法性，法住，法界」，本爾如是！

佛陀已經改正了種種錯誤的心態，解除了無謂的掙扎與啼哭，從無明矇昧與愛染錯執的漩渦中超脫出來；他徹底地了知法的真相，所以面對色身自然的衰老，澄徹覺照的「唯作心」，並不抓取絲毫，不再投生，故稱「涅槃」！一般指稱眾生的「死亡」，是預示其未能斷除執取的業力，所以必將再投生；相對於「生」，故云「死」。以淨智超脫了生死，不再執取與投生的聖者，盡此生而不再投生，所以不能說是「病死」，而是證「涅槃」，也就是徹底、真正地解脫了生死苦迫的境界。

七、「涅槃」的原理很簡單！

一般人想到「涅槃」，會認為神秘不可思議，會想到千生苦修，萬劫精進；然而「涅槃」的基本原理與操作方法，說起來卻是很簡單很直接的。重點是：只要我們的心念，不再習慣性地抓取境相，就能證入涅槃。

如何涅槃？就是一口氣呼出去，心念不指揮要再吸一口氣進來；這不是呼吸現象的停止，而是愛染執取的平息。不緊緊抓住呼吸，不再掙扎求生，這就「涅槃」了！「涅槃」一點都不神秘，就是不再抓取的寂靜境界，很簡單，不是嗎！

人類死亡的原因，無論病故還是外傷，大概可分類為缺氧、缺水與缺

食等幾種，而哪一種死亡形式，時間最短？最快的應該是停止呼吸。人沒有呼吸，能活多久？只能幾分鐘！沒有氧氣的供給，幾分鐘就會死亡，無論是腦缺氧，還是心臟停止跳動，幾分鐘就沒命了！但是沒有喝水，多久會死亡？約七、八天。人只喝水，不吃飯，能活幾天？據我知道的最高紀錄，是五、六十天都還能維持。不喝水、不進食還可以活一些時間，可是不呼吸，幾分鐘就會死亡。

大家想取證涅槃嗎？還想要有來生嗎？（有同學說想，有些說不想。）內心有不想再輪迴的意念嗎？現在就可以來測視一下，看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做到？來！我們把鼻子捏住，手不要放鬆，這時氧氣無法進入，在缺氧的過程中，心意都要保持平靜、自在、喜悅，不會因缺氧而生惱，不會鼓動吸氣的意欲與求生的渴望，……，只要能撐過二十分鐘，無氧支持故生機當斷，命根必壞，只要「畢故不造新」，就可以當場在這裏證涅槃！

生命的來去與生死，說到底，不由他人，關鍵唯在自己。不想有來生，欲證涅槃，其實原理非常簡單：只要一口氣呼出，不要再推動造作吸進來的力量，即能成辦！

來！我們馬上試試：把鼻子捏起來，不要再吸氣！只要我們能把氣一直吐出去，而不再吸進來；心意不會有想要活下去的意欲，而強烈

執取命根，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只需不到二十分鐘，我們就可以當場在此「取證涅槃」了！

大家可以這樣如法操作嗎？做得到嗎？哈！你們看，都沒有人能支持一段時間！這困難嗎？真是說來簡單，做來大不易呀！為什麼做不到？這是因為現在縱然了解了「涅槃」的理論，但是愛執的慣性卻是太根深蒂固，堅牢不破了！所以存活下去的意志，會引動我們「不由自主」的「呼吸」——「活下去」！

理論知道而行動卻做不到，這是其中尚有堅牢的愛染力量在執取命根，所以一口氣往外吐，我們就慣性地一口氣吸進來。縱然命根已斷，也會在去執取另一色法來延續生命；這時，心念處於何種狀態，就會投生於何處；但總之是不會超出三界而流轉生死！所以，一切流轉業力，苦樂果報，都是我們自己的求生意願所召感。

說到這裡，大家更應明白，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所有的遭遇，負百分之百的責任！我們今天所感召到的一切，無論順境、逆境，幸與不幸，都是自己心識的造作所召感來的。如果把自己的不幸怪罪別人，那也就沒有從根源去除的可能了！因為，我們將不會檢討自己，而只會怪罪是別人！反過來，若能把所有不好的遭遇，都誠懇的、徹底的承認是自己的無知與過錯，並能改過向善，那就有救了！

須知：吵架，需要兩個人；不吵架，只需要一個人。

吵架要怎樣才能吵得成？就是你一句來，我一句去；也就是一定要兩個人以上才會發生。然而，要不吵架，一個人就夠了；那就是看哪一個先停止！你一句惡言來，隨你！你再一句粗話來，再隨你！你更加惡劣地罵戾，一切都隨你！……。這樣看你能吵多久？累了，沒氣了，就不吵了，對不對？所以只要有一個人先停止，不相應，也就平靜了。可是，為什麼大家總是容易吵架，而且一再揪鬥不休？徵結在於彼此都不甘願，不肯臣服，最後一句的戾言總是要由自己說出！逞強到最後一句，一定是要自己說，那才會覺得是自己贏了！這樣一來就熱鬧了！我們總希望別人停止，但卻不反省由自己先停止。要求別人停止是困難的，因為嘴巴生在別人身上；別人停不停，是別人的事，我們很難如願，很難控制別人的。但是，卻可以要求自己停止！因為嘴巴長在我們自己身上，我們可以指揮自己閉嘴，所以，不吵架，只有從自己開始。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但在實際生活中，卻也千難萬難！不是嗎！對照於「涅槃」的道理與生命輪迴不息的現狀，不也是如此嗎！

此一對生命的執著與緊緊抓住不放的力量，是從哪裡來的？它也是從己身發出來的！如是！問題從何處生來，就要從何處解決；要取證涅槃，就要直接針對己身的強烈愛執，施以

強力之矯治，以期徹底斷除！

舉個例子：種植於土地上的植物，能由根部吸取水與養份，所以能存活長久。然而一但截根，轉置瓶中，縱然同樣施與水份，然而沒有了樹根，也就只能短暫存活了。同理，何謂聖者的「有餘涅槃」？其斬斷愛執命根力量的境界，就如同斷根的花朵，一但斷根，再也存活不了多久；唯色身尚有生機，只待其衰敗期至，就會滅而不生。什麼是「無餘涅槃」？就是證入涅槃時，其色身生機亦同時斷滅，以斷無明愛取的同時，亦不再留存——沒有餘留生命存活的能力，故稱之。所以，「涅槃」是指心意無染執，徹底斷除生死輪迴的狀態；至於色身餘留之自然生機，則可有亦可無。

取證涅槃的原理與方法，現在都知道了，它其實很簡單，只要鬆動、斷除心意中「想要活下去」的力量，也就得涅槃了！這也是「解脫知見」主要的操作原理。

八、「解脫知見」是如實觀察「我」之真相

佛陀在菩提樹下，到底覺知了什麼？證悟到什麼？

要了解它，還是要回到人的核心問題，也就是從我人是如何緊緊抓住命根之處說起。

（一）苦惱的根源，來自我執

先舉個例子：你們隨身都帶著提包與手機，是吧？當講座結束，下課

了，你轉身要走，卻有人叫說：「喂！這裡怎麼有個包包呀？」

「啊！是我的。」你會轉身回來取。

所以，當有人問：「這是誰的提包？」若自己根本沒有帶提包來，那就頭都不用回，很瀟灑地走了！

當有人問：「這是誰的手機？」你就想：「我有手機！」就會回頭看看是不是我的。

同理，為什麼我們會對生命緊緊抓住不放？那是因為我們認為這是「我的」生命的緣故。

又如前幾年以美國雷曼兄弟銀行為禍因的金融海嘯，那次的金融風暴，你們有沒有受到影響？（有些同學答有，有些同學答沒有。）有些有，有些沒有？是吧！對於沒有被波及的同學來說，想到這事件，大都心情平靜，沒有特別的感覺；反過來，對於被嚴重波及而損失大量金錢的人來說，一想到它，就思緒擾動，心痛不已！為何同一事件，而卻有許多不同心情，主要的原因都在於「我」有否受影響呀！

再舉例，大家有沒有察覺，我們在公共場合面對大眾時，多半是客客氣氣的。為什麼在外面，對別人比較客氣，回家就放鬆恣意呢？為什麼對家人諸多苛求，老是認為：「妳是我太太，怎能不聽我的話！」「你是我兒子，怎麼可以不順服！」對外客氣，對家人霸氣，其中的關鍵就在這「我

的」與「不是我的」的認知差別呀！

對於生命的執著亦是如此！為什麼我們捨不得離開？為什麼不肯走？是因為我們覺得無法將「我」以及「我所」擁有的都帶走！

「我的」，佛法稱為「我所」，也就是自認為「我所擁有」的一切。心念一但生起「我」與「我所」的念想，則一切生老病死，憂悲惱苦，純大苦聚的問題就層出不窮了！所以，「我」是種種痛苦與煩惱產生的主要根源！經典中歸納出「八苦」：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盛苦，再再都因有「我」而產生。

佛陀在菩提樹的覺悟，就是徹底地觀察到：人之所以有那麼多的痛苦，不能覺悟、解脫與自在，都是因為這個「我執」——執著「我」與「我所」在作祟。因此，要覺悟，就須從了知「我」的本質開始。

（二）剖析「我所」的本質

何謂「我」與「我所」？我們先從「我所」的意涵來探討。當我們說：「這件東西是我的」時，是意指此物為我所擁有，我能操控與支配它。

好！依於此意，則請問：（我的）身體是不是「我的」呢？如果是！那就表示身體為我所擁有，我能掌控它，是吧！但是我們沒有要它長皺紋，現黑斑，也不願意它生病、老化呀！為何件件不能如願？為何「我的」身體要病就病，要老就老，要死就死，一樣

也由不得我們？如此不能掌控，不聽從我們指揮，不如我所願的「身體」，又怎麼能說它是「我的」呢！不但色身如此，心意活動的內容，也是不聽我們的指揮，遇事或緊張，或沮喪，或惱怒，件件不能作主，般般由不得我！更且，我們也常為親自生養的孩子不聽話而氣惱；從內向外層層推演思維：從我身、己心，親眷家人，到朋友、陌生人，又有誰是由我們掌控，聽從我們指揮的呢？一個都沒有！思維至此，再也不能認為世間有哪一件事物屬於「我」，是「我的」；所以，「無我」才是世間的真相，「我執」——執著有「我」，是錯誤的認知，是一種邪思。

世間人在本來不屬於「我」，將「非我」之事物與境相，錯執為「有我」，故引生種種無謂的煩惱！在事相上：我們直覺心念屬於「我」，身體從屬於我，一但變化、壞滅，也就產生痛苦。生養多年的孩子屬於「我」，一不聽話、不孝順，我們就瞋惱、怨懟。嫁娶而得的配偶隸屬於「我」，不配合，他有外遇，我則痛不逾生。……這一切憂惱苦痛的本質，源自於不能正知事物非我、非我所的實相所引生。

（三）觀察「我」的真相

進而觀察，所謂的「我」是為何物？「我」，不過就是一堆物質與精神活動的組合物——「一合相」。

在經典中，佛陀從各個角度，多

種面向，解析「我」的本質，指出「我」乃因緣生，假名、無自性、空的真諦。

粗略以觀，所謂的「我」，是由物質（色）與精神（心）合成的組合體；更從心理活動，生理功能與物理特性的不同角度來觀察，說為五蘊、六處與六界。無論是劃分為兩種、五種還是六種，從顯相的色法特性來說，它們都在時間的移易與空間的轉換中，呈現顏色、亮度、大小、輕重等不同的樣態，時時變化，不曾停留；從隱秘的心法以觀，則只是總總收集、攝持與統領的意識功能，與一堆善惡心念的對境生滅，它們緣生即滅，無有自性。

分析至此，我們從理論上已經知道「諸行無常」，「諸法無我」道理，但是請問各位：我們在一次又一次六根觸六境而起六識的感知過程中，是不是都感覺有一個「我」在主動的觀看、聽聞與思維，我們一直都無法身證親知：唯有因緣生滅，緣起無我的境界。我們只是在理論概念上說「無我」，但是在意識上總是認為有一個「我」的統覺與慣性的狀態中，是不能證入涅槃的；因為那只是觀念上的思維，而在生命的直觀裡，「我見」卻如影隨形，恆恆時，常常時地伴隨生起，一但觸境則生愛，則起貪、瞋、癡、慢、疑，也就引生顛倒夢想，輪迴不已。

那個「我」的統覺，在哪裡出現呢？佛陀指出：是在一切以能知心識觸對所知境相的當下，在觸、作意、受、想、思的五遍行心所作用中，「我

見」的邪思，一定伴隨出現。

九、觀智的意義與次第

針對眾生錯誤的邪見與牢強愛執的慣性，佛陀教導我們要先得正見，再斷貪愛；前者是確立正確的解脫知見，後者是矯治頑強的貪愛習性。

（一）觀智的內容

想要得到正見因緣法相的甚深智慧，首先要有禪定力的輔佐，進而開發徹底而周延的覺觀力道。所觀察的對象，則是直接以苦惱的根源——我執，依於次第，作正確、如實的觀察。

對於觀察「我」的觀智內容，可以再分析為「橫向」與「縱向」的觀察面向。以下分別說明：

A. 橫向觀察

橫向觀察，也就是先不管有情生命在時空中，不斷生滅變化的過程與樣態，而作基本組合成素的簡擇與觀察。譬如某人現在三十歲，就按照三十歲此時的他，觀察其五蘊、六處、六界，破除其執著有「我」的無明妄想。對有為法的組合因素，作橫向的觀察，也就是對於一一法的自相與共相的觀察。如諸色、心法的一一自相，五蘊、六處、六界的法的自相，以及「無常、空、無我」的法的共相。觀察於此，可以了知一切都是依因緣乍生還滅，不能掌控，無有「我」。以眼根觸色塵，生眼識起意想為例，真相是：是從眼見色而生起對於境相的認識作用，其本質是因緣所生法，無有（眼）根、（色塵）境與（眼）識等三

個條件的組合，是不能生起認識的。然而眾生不肯如實觀察，卻習慣地墮入顛倒妄想的泥淖，產生了一個「我」的錯覺；進而許多無益的愛執與無邊的煩惱，也因之而生起。其實在聖者的淨智中，這是多麼可笑又可悲的妄執與幻想。

雖然對於因緣做橫向的觀察，已能確知無我的出世正見，然生命的流轉樣貌，更在時間的三時相與空間的十方位中，以因緣果報的方式呈現。也因為眾生愛染「我執」的生命慣性非常頑強牢固，所以佛陀再教導從縱向來觀察。

B. 縱向觀察

縱向觀察，亦即觀察一一法的過去、現在、未來的三時相——十二緣起相，唯是因緣前後輾轉相生的時間幻象；再觀察趨生上下四方的空間相——六道輪迴。有為法的生滅現象，在觀察中，會以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三時相來做對比與理解；也就是說，因為有為法的生滅現象，而有時間概念的產生。無論是無情器界還是有情眾生的遷流變化，都是如此。這樣相對時空觀，與古典物理學中，牛頓認為的絕對時間觀，的確大不相同。

有情生命一直處於活動中，從投胎受孕到成長，到壯年、中年、老年到死亡，這是我們所能看到、知道的。但是還有不易見，不知道的下一生的投生，乃至千生萬劫的頭出頭沒，生死輪迴，變動不已的樣態。

如果我們能對有情生命，在時間三時相與空間十方位中，做深徹而周延的如實觀察，則將能深畏因果，親證緣起性空，無有顛倒妄想，脫離憂悲苦惱。

(二)修觀的次第

修學觀慧需有次第，如此方能循序漸進，積功累德。

以對象的特性來說，物質的樣態與心理的活動，哪一個比較容易觀察？（同學答：物質）對！是有形有相的物質比較容易觀察。

大家想想看：我在講台上站著，你們能看見我的身形姿式，但卻不能知道我心念思慮的內容，是吧！一個人無論是站著，還是坐著、躺著，我們都很容易從外表，得知這個人姿勢的變化。可是，心念的起伏，從表相是看不到的。所以，若論觀察的先後次序，則物質比較容易觀察，心念不易觀察。從佛陀所教導的「身、受、心、法」四念處的禪修所緣，就顯示了從粗顯到微細，從單純到廣博的觀察要領與次第。

佛陀教導我們次第的觀察，從明顯以至於細微。因為色法——物質明顯且變化較慢，名法——意念起伏隱微而快速，先從色法開始觀察，再進而觀察名法。如果能依序而不躐等，正確而不偏邪，如實覺觀而不預設成見地觀察，漸漸的，「我」的主觀臆想就沒有了！也就能體證到經典所說的境界：「但見於法，不見於我。」

(三)生活的態度：平靜隨緣，不造新殃

當我們能修行到正見諸法實相，覺證緣起無我的觀智，此時雖然尚未能斷盡愛執，究竟生死；然而因為已有親嘗法味，親證法性的功德，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平靜面對一切順逆因緣，時時保持正念，做自己當下該做的正善之事，而不再趨策身口意三業，造下感召來生苦果的深重惡業。

我在台灣認識一位學員，是中年的母親，丈夫已過逝，單親輔養一個男孩。孤兒寡母，相依為命，然母親敬信三寶，慈祥勤儉；男孩也很有善根，聰敏而孝順。幾年前，這位母親罹患癌病，幾經痛苦的開刀與化療，男孩則在工作與照顧母親之間奔忙。他們母子與我們學院親善，而法緣深厚，所以大眾師父也常去探望問候。近日見他病情轉壞，大家心中不免憮然。

依佛法知見，因緣聚散，生死無常，是世間法的必然理則；生時隨喜相聚，死則平靜體觀法爾如是，那麼，我人就不會因為生離死別而悲傷哭泣，痛苦不堪。只是，道理雖然明擺在這裡，一般人不免也說得容易，做到很難！

十、親證體驗為淨信根本

(一)依親證得淨信

「無我」的境界，不能只停留在聽聞道理，必需透過實修，取得親証的經驗；如此，對於佛陀與經教，才會生起深切、不動搖的清淨信心。

舉個例子，大家看到我面前的這杯茶，我說：「這杯茶好香啊！好好喝啊！」大家聽了就猛寫筆記：「此茶，味香，好喝！」

但是你們記下的，只是概念，都是聽我說的，既沒有親聞茶香，也沒有親嚐茶味。這種沒有經驗，只是聽聞的知見，很容易就產生懷疑。比如，等一下轉過身來，有人就說了：「唉呀！師父不會品茶，說得不準，那杯茶其實不香，不好喝。」如果只是一個人這樣說，或許還不經心，等到三個、五個、八個，許多人異口同聲地這樣說。你就會起疑了：「可能真的沒有師父所說的那麼好喝！不然，為什麼那麼多人都有異議？」到此時，你的心已生懷疑猶豫，也就不會斬釘截鐵地告訴人：「這茶真的好喝！」

為什麼會演變至此？這是因為自己沒有親證經驗，一聽有不同聲音，不免就動搖了原本的信念的緣故呀！學佛若只停留在聽聞，只有概念，沒有實證，觀念不釐清，實修不具足，漸漸的，對於法義，將會生起猶豫懷疑的退悔之心。

請問大家：三世因果，業報輪迴，到底是真還是假？前生與來世，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同學支吾以對）

看！你們回答得多曖昧，多遲疑！

再舉例，我先伸手進口袋，然後再舉起握拳的手，說：「現在我手掌裏

握了一個五元的銅板。」妳們聽了，相信我的話嗎？（同學回答：有些說相信，有些說不信。）

以上所說，是要我們一起來反省自己的佛法知識，哪一些是經實修親證印證後的篤定知見，哪一些是徒然聽聞的一知半解，乍信還疑？

唯有實修止觀，親證諸階禪定與觀智，方能對正法成就堅強不可摧毀的淨信之心，我們的學佛修道之路，也才能有真實，生生不息的力量。

（二）觀心所依處，見三世業相

現在在座多數同學的定慧力，既然尚不足以覺觀到自己的三世因緣，那我們就以解析的方法，透過明理來知道。

首先，說明「心識」的特性與功能。我們的心識可以分析為主要特性與從屬功能。須注意的是，此中所謂「從屬」只是顯示主次之別，而心識的認知活動之所以能成立，彼二者實缺一不可。其中，收集、攝持與統領等是主要特性，在此基礎上，更有各種（心識所屬的）善惡意念的從屬內容。我們可以透過照相機的構造來加以了解，相機的記憶卡能儲存影相，這有如我們的心識的特性；鏡頭則似眼根，鏡頭的光圈，好似我們的瞳孔，見明暗時，瞳孔（與光圈）都有放大與縮小的功能。然而，能將所見影相收納、保存，並能隨時調閱、解讀的，主要是「心識」的功能。

普通人意識渾濁，心念散亂，連短暫專注於當前事物都不可能，則又遑論能集中專念力，從心識所依之處，調取久遠以來經驗所歷之種種影相與資訊！所以我們常比喻，不能知自己的前生事，是心意過度散亂，以致忘失前塵舊事；我們連今生過往的許多事都忘失殆盡，更何況前生！

而也唯有透過止觀的修行，增進禪定與觀智之力道，如此，則能夠以定力攝持，以觀力調閱蒐羅在心所依處的種種前塵影事，知過去的前一生、二生、三生，乃至歷劫輪迴生死的種種；此乃為得宿命智。再進以定慧力，觀察心識在未來投生的趨向，了知自己來生的善惡果報為何；於此，乃是以天眼明得知未來果報。修行者至此，方為親證了三世因果業報的觀智。至此，對於三世因果，業報輪迴的道理，將因修證與親知，而永離疑蓋，起淨信心。

所以我們大家要互相警惕：只有「無我」的觀念，而沒有定慧實修的證量，生命是軟弱而沒有力量的，不能以觀智力伏染愛，斷命根；命根不斷，則不能取證涅槃，解脫無望！更要互相勉勵：學佛要能實修親證，以此見道法喜，明徹三生來時路，確立因果業報的正智，湧生尊法敬道的大力量，樹正法幢，自他兩利。

十一、因緣果報，纖毫不爽

依因緣聚散而生滅無已的眾生

相，在緣生無自性空的根本法理中，則又因有情造作善惡行業的不同，而感生苦樂不同的果報。無論是男女性別，貧富貴賤，其間亦都有因果律的必然軌則在其中。古人曾歸納其規律為：「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意即：從種種順逆情狀的現象與苦樂悲喜的結果，就可以推知前生之善惡行為的業因為何。此一因果律，從造因到受報，絲毫不爽。

此一因果業報之理，佛陀在修道時，即是透過順逆十二因緣的觀照而得知，這是佛陀宿命、天眼二明的功德所成就。而我人因無定慧力之現觀，故從現象以推究其間的理則，而得以知解其中道理。

眾生身口意所造者，稱之為「業」，行業不同則果報有異，投生之去處，亦有天壤之別者。因果律非佛作，亦非餘人作，這是法的必然理則。今生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自己過去所做，所以，縱然不滿意今生際遇，也不能推卸責任，怪罪別人。

請問大家，你們對於現況還滿意嗎？（同學有些答不滿意，有些答滿意，有些答還好。）

如果覺得自覺滿意的，那好！想要保有今時景況，就要繼續維持現在的作為；因為其間不進則退的特性，我們不能坐吃山空，只有持續努力，才能保持今生境況。如果有對今時不

滿意的同學，那就不能再按照此時之心性行為而為，應要矯治習性，逆水行舟，精進作為，才能改變今時情狀。比如身體狀況，若健康情形不好，它是過去不良作為所累積的結果，想要改善，就要改變過往的慣性與作為。

生命的輪迴，也是如此，佛教所說之六道輪迴，也就是眾生趣向的六個「軌道」。來生將趨向哪一個軌道？端視此生種種做為後的總結果。我們今生為人，是結果，過去累積了趨向人道的種種業行，今生就會投入這條軌道。在因果律中，善惡行業與樂苦果報，絲毫不差，較之於會有失誤錯斷，存心惡判的人間法律，才是真正的公平無私；其間沒有儻來的幸運，沒有巧取的福報，全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因緣果報，公正平等，並貫徹三世，若能如實了知含藏在其間的幽微曲折，則能釋懷地放下人我恩怨情仇，一生循理盡心，平靜、自在、喜悅地做自己該做的事。

以下分享一個真實的因果故事：我認識的一個人，在公司裡有個同事，老是與他唱反調，不論他做什麼，對方常蓄意阻撓，更不肯配合。起初他很憤怒厭惡，後來遇到個高明，能知其前生因果的老師開導他：你前生是一個獵人，一次到上山打獵，看到一隻狼犬，牠本在山中活得好好的，你卻一箭將牠射傷。所以，你

們今生相遇，不論你做什麼事，他內心對你總有一種厭惡恐懼的矇昧情緒。幸好當時你只是射傷牠，牠受傷奔逃，沒有死掉。當時你如果是把他殺死了，這仇就結得更大了，所以今生相遇，他對你會有一種直覺的驚悸與排斥，這是過去生的惡業所致！

這個人知道了過去的因緣，不但消除了對對方的恨怒，更積極以謙退懺悔與忍耐彌補的心，耐心善處，希望能軟化同事防備、排斥的情緒，以求能化解前生的一段怨結。

聽了這個故事，我們也可以環顧己身周遭的人事，縱不能具體知道前生恩仇影事，然總要以「冤宜解，不宜結」的原則，主動放下橫梗在心中對人的抱怨與憤恨。人與人之間的怨結，由誰先釋放善意呢？希望我們互相勉勵：自己先知道因果道，就從自己身上先解怨結。若前生已先有過，今生則歡喜受人怨懟；若是此生的新生惡緣，那就以慈悲為來生造福因。希望我們面對所有怨憎會遇，不但能化解，而且心存感恩！

故事說完了，相信大家都能從中得到啟發。但是要提醒大家：佛法所強調的「因果論」，是指出凡事皆由因緣，從善與惡的因緣到福與禍的果報，此中有必然的軌則，以勸勉吾人當敬畏因果，慎行三業，積極地為自己添福除殃。更需注意，不要墮入「宿命論」，對自己乃至他人的悲苦，消極而無作為，只是被動承受果報。

此中道理，《了凡四訓》對於積極改運、造命的原理，敘述頗為詳盡。

總結以上所說，想請問大家：未來的人生，有沒有改變的可能？（同學們都答有）

是呀！只要努力，未來一切都可能改善。能主動以良善心行改善今生一切逆境者，是除罪造福的「因果論」，而不再是無所作為，消極被動受報的「宿命論」。

進以言之，如果我們已厭倦了無數次的輪迴，不想再置身於此六種軌道中，可能嗎？這也是可以的，這就是佛陀所證得，所教導的涅槃之道。想要超越六道強烈的趨生引力，就要徹底改變觀念與行為，一改過往的慣習業行，而能「脫軌」超越。首先，是要具足「解脫知見」，澄清「輪迴道」與「解脫道」之間的不同，以及探究趨向解脫的關鍵為何。改變現在，未來才會改變！

十二、今生所有作為，鋪設來生軌道！

至此，想問問大家：「未來，我們想到哪裡去？又會到哪裡去？」想要投生善趣，乃至了生脫死，不能空有想法與盼望，而是要有切實而正確的作為。

（一）以現觀與推理，知曉三世因果律。

能夠知曉將來會投生何處，主要是透過止觀的實修而得知，也就是藉由止觀修行，以甚深定慧力道得「天

眼」，來觀察吾人命終之後將投生到善趣或惡趣。一但能知道自己未來的投生趣向與所感業果，則若因善行將感生善處，則會心生歡喜，勵志益堅；若看到自己的惡行將與來生成熟、受報，也會因心生恐懼而端肅三業，勉力改正。然而需要說明的是：未來的業相內容，只有可能性，沒有必然性，也就是只有機率的多寡，只要我能積極向善向上，一切都有改變的可能。

這也是我們鼓勵大家禪修的原因之一，若能實修止觀，並且親證法相，則必能確立三世因果的正見與激發懺往修來的精進力。因為，能以天眼親自見到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罪福因緣，果報情事；則對過去與今時的種種順逆境界，就能安然順處，而且知道只要現在更加努力，對於未來的果報內容，都有改善增進的希望。

一般人雖然沒有天眼實觀未來情狀的本事，也可以依於因果的定律而推究其中道理。如何「推理」？最簡截的是依於基本規律：「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的原則，檢討吾人今生善惡行業的一切作為，就可以推知將來趨向何處，果報為何。

這裏再提供一些推理與判斷的原則，也就是檢視人生三個階段的所受與所做的內容，來斷定吾人過往與未來的種種，其間已昭然顯示著三世運行的趨向與軌跡。

有關於將三世因果對應於人生三階段的推理原則，其基本項目是：依於三時相——也就是有為法在活動過程中所呈現的過去、現在、未來等三個時間相，對應於人生主要的上、中、下等三種關係。其具體呈顯現象中的是：人生時程中的幼年、成年與老年等三個階段；人際倫理中的長輩、平輩與晚輩等三種關係。

粗略而言，幼年期屬於承受期，收受著過去生行業的結果；成年期屬造作期，是一生中的主要關鍵時光，其間行業善惡，結緣好壞，都再再影響來生軌道與禍福多寡的內容；老年期雖如夕日餘輝，然就著隱然已現的未來軌道，今時的所作所為，也都有添磚加瓦的影響。如果不知道這個原則，則今生所作所為，都會像離枝的樹葉，隨業風而飄零，茫然不知正確的生命方向，縱然學佛、行善，也會因為不能確知未來，不能凜於因果，而載浮載沉，空費時光。

根據此一推理原則，告訴在座各位啊！已過成年，即將邁入老年的我們，未來生命的主要軌道，已經鋪得差不多了！然而，雖逝者已渺，所幸來者可追，對於從一生際遇來檢視三世業果的主題，真該好好的用心思維，並思以精進修改之良方才是。

最後請問：人生在哪個年齡學佛最好？從究竟義來說，隨時可入，時時都好！學佛、行善、修行，什麼時候都不晚，縱然唯有臨終生一善念、

淨念，都不晚！然而，理想上是若能從幼年即學佛，那真是太好了。這與一般認為老來無事可信佛的謬見，大不相同，就像成長發育，亦有其正長期、黃金期一樣。人生在少壯的重要階段，都是鋪設來生軌道，也就是主要趨生「引業」，與填充內容的「滿業」力的關鍵期。如果能在青少年期就開始學佛，則於有意識地善於把握在成年期，鋪設來生較好的軌道。

（二）幼年承受過去行業結果，父母是人生第一方福田

人生從出生到十八、二十的青少年期，顯示的是前生的行業內容與整體成果；而在實際的人事對應關係上，就顯現在父母身上。

人隨著自己的業緣來投胎，第一個要件是結父母的緣份。父母的體能、智力與情緒狀況，也具體反映在他們的學歷、職業與經濟能力等內容，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他們養育子女的品質。一對夫婦養育子女的內容，無論是優良還是惡劣，都是投生者來到這個人間時，賴以存活與成長的基本環境。所以，我們父母是我人來到這個世間，第一塊藉以生長的田地——資源。這方田地，其土質的狀況，都是我們過去耕作勤惰所招致的結果，故無論好與壞，都不可嫌惡，都應虛心而努力，故稱「父母為我們在人間的第一塊福田」。

因此，為人子者，絕對不可以排斥或怨恨父母，跟他們對立。其實，

又有什麼好埋怨的？千萬對夫妻結合，千家萬戶都生了小孩，我們哪裏都不去投胎，就偏偏到了這一家，一切也只能追究自己了！這是我們過去善惡行業所招感的結果呀！所以，回去第一件事，就是要感恩父母，視之為我們人生的第一塊福田，好好地孝養承順他們。

表面上看來，父母為養育子女而花費錢財，然而以自作自受的因果規律來看，一切都遵循著積福者得財，為惡者窮困的軌則。我們投生來人間，也是自己「帶著」錢財來花用，一切端視自己的福德多少，不要奢想父母供養，乃至怪罪他們生財無方。

有沒有見過有些小孩，一生下來，家裡明顯地就開始賺錢？這是孩子自己帶錢來，用自己的錢買牛奶、買尿片、交學費，……，都是花自己的錢呀！自己帶著福報來投胎，出生後感召父母多賺錢，所賺得的錢財，充為孩子——自己的花用。

佛經中所記載善財童子的事蹟，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印證。他家本身就很富有，他出生時又帶來了更多的財富；家人因為自從他出生後，更加得賺錢，所以非常疼愛他，視他為「財庫」的化身。你們說，這活脫就像是隻招財貓，惹人疼愛極了。

中國命相中，有預卜小孩影響家庭財運的算術，提出了「生」與「剋」的概念；「生」者意為「生發」，會帶來

財運，「剋」者意為「傷損」，將耗傷家財。有沒有見過這樣的小孩，不但出生時，父母經濟不好，什麼都沒有；接著，家中更益窮困！請千萬不要怪罪父母呀，這是無福而有緣的一堆窮人來會遇，相濡以沫，依偎取暖。當我們知曉了因果自召的道理，就應從自身做起，努力讀書做事，行善造福，以求反哺親恩，並改善家庭境況。

(三)婚姻反映前生貞潔情況，配偶是人生第二方福田

人生第二個重要的緣份是夫妻，屬於平輩關係。

說到這裡，想請問在座已婚的同學，你們當年是怎麼選丈夫、選太太的？是自由戀愛？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還是算命、排八字選的？（同學都答是自由戀愛）自由戀愛？！你們都這麼有自信，認為自己有選擇好配偶的能力？（大家笑）你們覺得算命排八字來擇偶好不好？（大家都答：不好！）

自由戀愛是訴諸於當事人的情感喜好，算命合婚則是以數術，檢擇福報較好的對象，這比較是從實際利益來考量的。其實，雖然表相上有不同的擇偶方式，但是在一般人內心的意欲上，同樣都是希望得到一個好對象。既然內心意欲相同，則我們有時也會覺得，與其仰賴盲目而衝動的情感需求，則依循命算的結果，是不是比較「理性」一點。只不過各派命學有異，準確機率也多有不同，再兼

牽涉排算者的個人修為與功力，這一切都會影響所得結果的準確率；而且在講究科學實證的現代，算命被視為無稽的迷信，所以算命合婚的方法，現代人是比較不接受了，反而是偏重以情感的好惡來婚配。但是一般人的智識有所不足，情緒大都起浮不定，情感取向也多是盲目而衝動，憑什麼去選？選自己喜歡的？那麼，我們已經清楚自己喜歡什麼嗎？情感與欲望最喜愛的，就是最好的、正確的嗎？其實一切都茫茫然，只是投己所好而已。想到這裡，我們對於情感取向，戀愛至上的擇偶方式，也是要多有保留的。

反觀被現代人所輕忽的命算之術，是中國老祖先很聰慧的發明，運用排列卦相與數理算術，來探求幽渺隱微的人事禍福，貧富壽夭，這是很高明的術數推理之學，可以說是以人智而欲窺天機了。其實，以命算得知當人一生貴賤、壽夭與貧富的多寡，這不就是對於當人前生累積福德的多寡的計算嗎！只能實算實得，無法妄自無端添加，算再多，也不能幫人算出一條好命！因此，與其消極算命，則不如主動積極造福；可惜，一般人大多不明白此理，總是向外妄求，喜歡算命，而不能向內實修，自求多福。

所以，想要有得到姻緣，算命合婚或自由戀愛，都不大可取，前者私心計較，後者盲目衝動。而是應該敬畏因果律則，淨化欲望，提昇情感，

忠貞信守，憑一己誠善，才能感召人間的淨善姻緣。

但是說到這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因果法則是有為世間的定律，從造因到結果之間，需要蘊釀、成熟的時間，所以它對於我人生命的影響，貫穿三世，非一時間變現。所以前面所說行善造命，貞淨培福，以感召良好的夫妻緣份，是聽聞正法之後的積極行善，以求今生播種，來生收成；而今生的夫妻運程，大都是前生累積的業緣成熟。

所以，我們稱配偶是我人的第二塊福田，不要老是埋怨、嫌棄對方，再好再壞，也是前生所做，今生召感；要以感恩的心，謝謝對方「收留」，讓我們不用在外「流浪」，所以好好經營這段前世修來的姻緣。

我在台灣有一個學生，是很可愛的女孩子，但是外表有點矮短肥胖，有時動作與言語，也像輕微「智障」的樣子。有一天她向父母說有人追求她，想要結婚了。她爸爸媽媽聽了非常高興說：「趕快！趕快結婚！怕時間拖長了，那個男生會後悔！」

父母擔心女兒嫁不出去，一旦聽到有人要，就催她趕快嫁掉，怕對方會日久生變；這樣的父母真是謙虛而務實，不會有個癩痢頭子女，還一副奇貨可居的姿態。所以，我們自己前萬不要自視甚高，要心懷感恩，回去跟妳的先生，你的太太說：「謝謝你收留了我！在千千萬萬人之中，在茫茫

人海裡，你發了慈悲心把我撿回來。沒有你，我可能沒人要，無家可歸了。」今生結為伴侶，要常懷慚愧感恩心，相互扶持，彼此珍惜，不要有視婚姻是業障，伴侶是冤親債主的負面心態！

(四)成年行為累積來生果報，人際互動務必善心經營

自十八、二十歲長成，約略到四十歲這二十年的成年期，開始進入造作決定來生軌道的主要時段。雖然我人的身口意三業，一生都不斷地在運作，然而這段期間所造作的業行，是影響來生福禍順逆最關鍵的時期。因為少年期主要是承受前生造業之果報，仰賴父母的輔育以，以此為生長與學習的資糧；而當進入成年期，身心長大成熟，故開始獨立營生，其間種種善惡行業，將為來生鋪設主要軌道與禍福內容。

請問大家：現在我們都幾歲了？都已經超過四十歲了吧！從以上所說的生命分段特性來看，則我們來生的軌道與內容，現在已經大致定軌了！有關來生的父母、配偶與子女的可能對象，大致都出現了；如果是悅意之人，知道了會高興嗎？若是嫌惡之人，會心生怖畏嗎？一切無妨，因為事屬未來，是可能發生的機率，而非必然如此，最怕的是不修行，心作不了主地隨業飄零，惡緣會遇；若心作得了主，則一切都有改善的可能。

所以，當我們想到出現在身邊周

遭的人，有可能是來生一等親的緣份時，還要互相計較與爭鬥嗎？我們都看過家人吵鬧不和的例子，聽過家人為了爭產或爭權，反目成仇，鬥得你死所活的故事，這些都是前生彼此結惡緣，今生又不能相互寬容，彌平怨憎的緣故呀！今天既然知道了因果的規律與改善的方法，我們就要開始懺往修來，珍惜每一個緣份，善待所有相識之人；無論今生結緣的初始點，是善是惡，希望都能致力於改善現況，增進善法。如此，來生親族緣份的起點與品質，將大有改善與提昇的可能。

除了親人的緣份，在命算中還提出一個影響人生際遇的因素，也就是「貴人」與「小人」的分別。此中之「貴」與「小」，不是指對方的社會地位與輩份，而是指對我們的提攜、助益或阻撓、破壞者。命相中會提及某人多有「貴人緣」，在人生重要關鍵期或險境處，會有幫助提昇或避險的貴人出現；也會指出有人命中「多犯小人」，處處作梗，人禍叢出。大家有沒有去算過命，有沒有被告知今生是多貴人相助，還是小人惱害？我們可以從今生人際關係的順逆好壞，推知前生有沒有多多助人？從三世善惡行業，造因受果的規律以觀，世間沒有倘來的福份，也沒有不經營的善緣；所謂「貴人緣」或「犯小人」，對方都是「人」，同樣一個人，而成為此人的「貴人」，卻是彼人的「小人」的情況也是有的。所以貴人也好，小人也罷，都是我們

過去生中助人或害人的果報成熟。福報是造作出來的，福份數量也是累積出來的，所以還是那句話：與其算命等貴人，不如行善助人，相互提攜，努力製造未來的貴人緣數；則來生大家改頭換面再相見時，心裡會有一種說不出的直覺與推動力，一定要幫助他不可！若不幫助他，連晚上都睡不好覺。我們的人生，能不能修出這樣的好緣份呀！而與其躲避小人，不如以慈悲與寬恕，化前生所結怨憎，結來世之善緣。

所以，我們常勸勉大家：縱然不想寬恕別人，也要善待自己。為了未來人生能幸福又多得人助，一定要化解今生怨憎，一定要多多行善助人。

十三、結語：從善生善死到了生脫死

今天的講題主要是「解脫知見」，這是佛法不共世間的出世正見，然而我們的內容則擴及因果的法則與人間的善德。主要的考量是重視「人間」為修行善趣，成佛乃從人身修得；除了有矯正信佛卻偏向度亡的鬼化佛教的缺失，也有對治厭棄人間，意求天上的神化佛教的信仰傾向。更重要的是，強調不躐等而依次昇進的學習原則，將修行「解脫知見」的基礎，建立在「世間正見」的良善軌道，致力於過、現、未三世與上、中、下三態的福德增長，以作為從善生善死到了生脫死的堅實基礎。

最後，總結能導向出離世間的「解

脫知見」的幾個重要觀念，並以佛陀此生的人間福緣為十二緣起，三世因果的例示，作為本次講說的結語。

（一）諸法因緣生，無常亦無我

第一項「解脫知見」，是照見諸法無常無我的特性，就如《心經》中所說的：「照見五蘊皆空」。

佛陀指出：世間所有苦難，生發於有情的感知與覺受，依此而對於身心、外境的所有現象，以苦樂與愛憎互動增強，互為因果中，生起強烈的我愛、我所愛的無明煩惱。諸法依緣生滅，本爾如是，只因眾生將無常、無我的有為法，錯識為一常恆、永存、不變的「我」，所有的愛執、爭奪與憂惱，也因之而層出不窮。

要遠離憂苦，究竟快樂，唯有從習禪定以去除散亂雜念，修智慧以照見諸法實相中證得。出世智慧的體證，是觀察到一切有為法皆是緣生緣滅，都在聚散離合中，恆變異，無常相；因無常變異，故無主無我，緣起無自性。

所以，徹知「我執」乃是妄想，是為「解脫知見」的初步要件。

（二）三世因果律，緣起無自性

相對於觀照諸法五蘊、六處與六界，緣生無自性的橫向觀察，佛陀又從生命在流轉生死中所呈現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三時相，順逆觀照其中十二因緣，三世因果的流轉輪迴與還滅涅槃。這是對於諸法在三時相中，

無常變化，無我緣起的特質，所做的縱向觀察，也是「解脫知見」的第二項。

對於生命流轉的現象，如果能觀察其間十二緣起法的三世兩重因果，就可以智見無數過去生的種種行業與果報的對應差別，因此對於善惡召感福禍，如是因如是果的因果法則，也就有了深切的體認。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涅槃是無為法，遠離造作而超越世間，但是順向寂滅涅槃的修證之道，卻不能無視善惡，背離因果，也不能妄議空談，擬想聖境。而應該以世間正見，來矯治無義的邪思邪行，務求身口意三業清淨，以得善生善死。在此基礎上，修習順向解脫的定慧之道，方得以克至全功，臻至究竟涅槃的境界。

在此，我們以釋迦佛陀在人間的事相，對應之前所說人生三種主要面向的說法，並依之而引向涅槃的解脫知見。

釋迦佛陀未成道之前，行菩薩道，歷劫修持，在圓證佛果的最後一生，感召到世間美善的福德。首先，釋尊的父母好不好？無論是品性與家世，都非常好，不但仁慈賢德，而且是國王、王后哩！反觀我們一般人嘛！投胎是無可奈何地隨業飄零，不要說投生到總統、國王的家庭，有時連跟他們握手、說話的機會都沒有呀！

佛陀幼年時，就有智者觀象而預

言：「這個孩子，若在家，能為輪王；若出家，則為法王。」真是了不起。這都是累生修行所得的善果，決不是坐著癡心妄想，就會天降鴻福呀！所以大家趕快用功修行吧，修出好的父母緣份來。

再來，佛陀不只修到了尊貴仁善的好雙親，也修得了好的夫妻緣份：耶輸陀羅；這是早在燃燈佛的那一世，就開始結的善緣，也就是布施五莖蓮花給儒童梵志，以供養燃燈佛的故事。耶輸陀羅當時發願與儒童結為善侶，生生世世護持他。佛陀在過去生中修出了互相幫助提攜的夫妻道侶。而我們呢？現代人的婚姻，不但多為怨偶，而且近年離婚時的婚齡，有節節降低的趨勢。大家要加油呀！從現在開始，與伴侶一起修行，彼此忠貞慈忍，並累積未來好的夫妻緣份。

那如果是選擇單身呢？尤其是出家者，我們常常慶幸，說這是三寶的恩德，給了我們「化險為夷」的生機。怎麼說呢？因為多數人走入婚姻之路，多是情愛牽扯與業緣糾纏，世間能結合恩愛佳偶與修道伴侶為一體的婚姻，是很難得的。所以，感謝出家制度，讓擇偶能力差的人躲開「一劫」，也解救了別人，免除被我們「蹂躪」的危險。

再來，釋尊也修出了個好兒子，羅睺羅年幼即隨佛出家，乖順聰敏，並證得阿羅漢果。在《阿含經》中，就記載了佛陀向羅睺羅說法，羅睺羅精進用功

的故事。你看！他的孩子也很成材，很有成就呀！再反觀我們一般人，常聽人怨怪自己的小孩不乖，不聽自己的話！孩子是自己生的，竟然生到一個不聽話的，這也真的很不會生啊！

總之，佛陀與諸善侶，在過去生中都曾發好願，精勤修行。所以，不但在俗的家庭與眷屬都非常好，出家成為法王，則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者與阿難尊者等，以兩大脅侍為主的許多善友，都在其座下證道，也全力協助佛陀主持僧團，教化眾生；而在大乘經的記載中，更是諸多菩薩來護法。反觀世間人，惡深而障重，家族多怨憎，周遭多小人，一生艱難，事事不順，這可真是辛苦呀！

在公平的因果法則中，如是因，如是果，只有精勤耕耘，才有豐美的收成。佛陀指出了天地間的因果律，並教導行善淨業之法，為我們開啟了幸福的大門，大家可不要辜負了這般的好機緣，要好好用功修行才是呀！

（四）破除「我愛」之強烈慣習

世俗有為法的一切，都不離自造業，自受報的因果律；然而涅槃解脫的無為法，其本質也沒有背離因果，而是同一（因果）法則的反向操作原理。原來，有為造作，就必招感業果，此中，善行得善果，惡業招惡報，這是因果必然的道理。然而，反向操作之，當止息了一切的善惡造作，無因則不招果，則寂止，無為，涅槃。「涅槃」境界不是遠離此間，另

有他方，而是一切有為造作的止息；此一意義，可以從證「有餘依涅槃」的阿羅漢聖者來了解，雖然其仍餘有色心存留世間，然其已止息了執取心識，造就來生的行業力，故為（有餘依）「涅槃」。

只要能止息一切有為造作，就能不再趨生受報，這其實是相當簡截明白的道理。可惜！眾生不但看不破，也放不下，這從我人的生理構造，也可看出其中端倪。我人的「自主神經系統」，主掌攸關性命存活的生理功能，如呼吸、心跳、血壓與內分泌等等，因不受我人的明了意識指揮而隨意改變，故稱之。可見，有情眾生抓住命根，想要持續活下去的意欲，已經不受我們的指揮，而「自主」了，這般情狀，值得吾人深思。

此中，「我執」是關鍵，因為無明——不明真理，而錯認有「我」，這是「看不透」；而更有愛執推動，而執取於「我」、「我所」，這是「不放下」，無明的錯知，情愛的染執，成為有情生命流轉輪迴不已的推動力，而究其根源，又以「無明」為主因。所以修學佛法，非常重視正見——正確觀念的獲得，這也是我們在此講說「解脫知見」的原因。

佛陀引導眾生邁向涅槃的「解脫知見」，第一個就是知見「無我」的出世正見。此一徹知諸法實相的智慧，是觀察組成眾生生命的五蘊、六處、六界等名、色法，而徹見其乃無常、無我的真相。

第二，是更從一切有為法的三時相，觀察生命從過去、現在到未來，困惑（無明）造業，依業感果，流轉三界六道，無有已時。此中，分出善惡有報的世間正見，與如實正觀，斷惑除愛的出世正見。佛陀說法，是在世間淨行的基礎上，進說出世解脫道。

「解脫知見」是觀察諸法因緣生，並照見生命在三世兩重因果的十二緣起相；從生命的靜態與動態，順向流轉與逆向止息之中，「但見於法」——一切是緣生緣滅，「不見於我」——一切都在變化，不能停止，無法掌控。至此，已經將世間相「看得透」了。

第三，以定持心，智覺明照，讓燥動而習慣於抓取的心，在一次又一次的歷境對緣中，都能不再愛著與執取，這是訓練「放得下」的能力；如此持續不間斷的修行，一直到強固抓取的力量，終於能停下來，而徹底止息，取証涅槃。

簡單總結「解脫知見」的要義，就是先照見諸法的自相與無常、無我的共相，見緣起，再破我執。其間，要行善斷惡，則縱然尚未解脫，也能因為有正見而不墮惡道，因淨行而常生善趣，依培福而多得善果，生命常處喜樂美善之境。在此基礎上，不斷地精進修行，以除惑斷愛，終將有一天，能止息一切的痛苦與輪迴。

祝願大家：得淨法光明，
證究竟涅槃！



釋疑解惑

二零一一年五月

黃家樹居士解答於妙華佛學會

何翠萍筆錄



聽眾問：《維摩經》講的諂曲是指什麼？

黃居士答：是指心之諂媚扭曲，對人虛假，沒有誠意。菩薩則以直心做事，以直心對待眾生，老實地做好每一件事。其實，不止是學佛者，普通人待人處事都應用直心。假如菩薩虛偽諂媚，怎能培養善根？缺乏善根，又如何可以奢談建設淨土？所以經中說：「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

聽眾問：善巧方便，算不算是直心？

黃居士答：如果方便是為了成就淨土，

利益眾生，沒有乖離修道的本旨，那當然算是直心。

聽眾問：有些大乘經講得好像很神化，我應該用什麼態度去看待這些內容？

黃居士答：我們讀大乘經，有些內容好像很誇張，你用的字眼是「神化」，我們用「不可思議」。如果你相信有這些境界，就會覺得應有此義，這是講大菩薩的修行，不是講初發心的菩薩。那些大菩薩積累了歷劫的功德，他們的腦部機能發達，與我們的完全不同，我們不能用我們的淺智，去測度大菩薩的深慧。大菩薩過去積累了很多很多的功德，他們不斷做工作，我們卻終日怠惰，所以，我們這個小腦袋根本容納不到大世界。例如，宇宙星際存在的複雜，大家也會覺得很神秘，如果不是科學家用科學儀器探測出來，有數有據，證實宇宙中還有千萬個太陽系，我們根本不會相信。

我們的思想限制是這樣，所以我們可以對不瞭解的天象存疑，卻不要太武斷，以為現在無法認知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否則，終有一天會後悔。因緣法，指出一切法常在變動之中，緣緣相因相待，重重無盡，世界上更神奇的事情都可能發生，而本世紀科學所未能探索得到的事物，下一

世紀可能已進一步得知該等事物的真相。

聽眾問：菩薩的境界是無物質障礙，所以是不可思議？

黃居士答：不同密度的東西，我們未必見得到，未必觸摸得到，要靠實驗室才能顯現出來。古人沒有這些科學設備，並不表示這些東西就不存在，可能以前也有，只不過古人察覺不到。

所以，當我們對某種事物暫時不瞭解，不能判斷別人的見解是否正確的時候，就要用存疑的態度，當有一日，你修行得好、修止觀有所得的時候，以前看不到的東西，就能大部份看得到。正因為存疑，才有一種力量驅使我們去勘破；若是全盤否定，則無法進步。我們人是很渺小的，但當我們學了佛法那些不共世間的法門，會覺得佛菩薩胸懷偉大，智慧如海。

聽眾問：出離心與菩提心有否相違？

黃居士答：佛教的行者發菩提心，通常是因為「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悲心而發的，而佛德崇高，佛智圓滿，也是行者發心願求的主要原因。而聲聞緣覺也有發菩提心而轉入大乘道的，不過，他們的覺悟有所限，因為他們智慧不足，胸襟不夠大，所以一般只可發出離心。在他們的思想裏，覺得五濁惡世令人煩亂，想遠離這個世界，這就是出離心，也即是厭離心。

我們學佛如果深切瞭解緣起法，

知道一切法互相為緣，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沒有凡夫就沒有聖者，而「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華」。有這樣的認識，就不應有厭離心；不應有「五濁惡世令人煩亂」的意念。有厭離心的修行人，未能把握到緣起法的深義。但他們有出離的自由，我們難以改變他們的心量。心量狹小的修行人，智慧是有限的，令他不能夠由出離心提升到發大菩提心。

《大般若經》說：「一切智智相應作意。」（見卷412）一切智的智即是佛智，菩薩起心動念，都與佛的智慧相應，即是與無上菩提相應。佛的境界常在心中，做的工作都是大量的、深廣的、無我的，雖然做得還不夠，但信願宏深，無論思想或做事，都離不開這個信願。菩薩做利生工作，做了便罷，不會住心於其中。這就是大菩薩做事與無上菩提相應的作略。

聽眾問：「一切智智相應作意」的「作意」是指什麼？

黃居士答：作意即是思惟，本來是觀想的意思，但這觀想因為未與定心相應，所以只是一種散心觀。在聞、思、修三種慧學來說，這「作意」屬於思慧，不及修慧的能與定心相應。

聽眾問：印順導師說的學佛三要，與《維摩經》的三心是否相同？

黃居士答：學佛三要是：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為上首，以無所得為方便。這不是講三種心，而是三種做

作，三種作略，是行菩薩道的重要條件。「一切智智相應作意」是信願；「大悲為上首」是慈悲；「無所得為方便」是智慧。這三個條件，凡修菩薩道的，都必須兼具，才可望成佛。

《維摩經》所講的直心、深心、大菩提心，則是行菩薩道的心理準備。備此三心，然後可修六道。僧肇注認為，直心表示質直無諂曲，乃萬行之本也。

聽眾問：修東方淨土，現在就要修，是否修的時間需要很長？

黃居士答：以修淨土來講無論方位，凡是易行道，都較容易做，修的時間就要長一點。釋迦牟尼佛和彌勒菩薩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證明。釋迦牟尼佛與彌勒菩薩是同時發心去做佛土工作，但釋迦佛比彌勒菩薩先成佛，彌勒菩薩現在還是一生補處菩薩，還要等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後才下生人間成佛，時間上差很多。因為釋迦佛化度娑婆世界眾生，行的是難行道，彌勒菩薩為天人說法，行的是易行道。此土眾生，剛強難化，所以此土菩薩於此土一世饒益眾生，多於其餘淨土的百千劫行。

你若想快點成佛，就要在這個世界做釋迦佛的工夫，若想慢慢來，就去做彌勒菩薩的工夫，你做的工夫深和淺，多和少，難和易，決定你成佛的快慢。如果說可以又易又快，那是不可能的，那不合因果的規律。

聽眾問：在五濁惡世，我們為了度不

同根性的眾生，是否都要修阿彌陀佛淨土和修菩薩行呢？這兩種淨土中，哪個較好？

黃居士答：淨土就沒有講哪個好些，哪個沒有那麼好，為了適應末法的眾生，才有阿彌陀佛淨土的講法，讓一般人都可以得到佛法的利益，學習佛法。但如果以正常的菩薩道來講，行者會依循佛講的道理去做，由凡夫至十地歷經三大阿僧祇劫的階段。

往生西方淨土，不是成就淨土，而是去一個好的環境修學佛法，但去到西方淨土，他一定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修到，太容易了，那裏沒有鬥爭，沒有禍患，沒有欺詐，下品下生的人去到，因為以前沒有做菩薩的工夫，須於蓮花中，滿十二大劫，蓮花方開。

有的人誤會了，以為去到西方極樂世界就成佛、成菩薩了。不是的，你都沒有做工作，怎會這麼快成佛菩薩？最多是讓你去到那裏，聽佛菩薩講經說法，不過，你能往生西方淨土，不須輪轉惡道，也是值得恭喜的，但你若只管在那裏享用，進步就會慢下來。

所以，往生西方淨土也不是究竟的，在那裏還要學，還要做，最後還是要再來娑婆世界做工作，否則怎樣成佛？除非他不想成佛，要成佛一定要經過這個階段。但當我們成為大菩薩，又不會覺得太難，你現在去做義工都很辛勞，但如果你是樂意做的，

會否覺得辛勞呢？不會的，若不辛勞，反而覺得不自在呢！

聽眾問：您可否詳細解釋「心淨佛土淨」？

黃居士答：這麼短的時間，不可以詳細解釋，但「心淨佛土淨」也不是很難解釋。我們這個地方，社會上有這麼多是非、煩惱，是眾人慢慢做出來的。我們也曾很樸素、很純真，心地很好，送油、送米給困難的同胞，不覺得自己是施者，對方是受者。但現在變了，是誰變了呢？不是日月變，不是天地變，是人變，這樣就變成「心惡，國土惡」。我用相反的意思來解釋「心淨佛土淨」，或者大家就容易理解。我們現在看不到淨，但看到惡，人人都有私心，你不搞，他搞，世界永無寧日，現在的時代是這樣，我們就要抓住佛的宗旨，做好我們佛教徒的本份。我們幸好學了佛，我們沒有做那種惡因，不會受那種惡果，因緣法就是這樣，就算天地多麼灰暗，但是我們學了佛法，就會覺得前路光明一片，多好啊！有好多地方可以做事，有好多機會讓我們為眾生服務，教化他們，這反而令我們更開心。

但眾生就沒有那麼自在了，我們見到身邊的人都是迷妄、顛倒、糊塗，大多生活在逼窄惡劣的環境裏，只是習慣了，只好逆來順受。

所以，心淨佛土淨，猶如心惡則國土惡，土之染淨，是我們共同造出來的，原來沒有實法，也可以改變。

要建設淨土，我們首先便要自淨其意，一切才可以說得上來。

聽眾問：留惑潤生是什麼意思？

黃居士答：大乘菩薩要乘願再來，為了再來這個世間教化眾生，他也要有再來的條件，如果像阿羅漢清清淨淨解脫了，修成阿羅漢果，走了不再來，哪怎樣度眾生呢？惑即煩惱，大乘菩薩要留一點小小的煩惱，讓自己能夠有機會再來這個世間，然後才可以幫助眾生，不留惑則不可以再來度眾生，做六度的工夫。

聽眾問：一般人以為成了佛以後，有神通，做什麼都可以，原來留惑潤生才符合因緣法。

黃居士答：一般人確實以為成了佛就做什麼都可以，他們不知道，在因緣法的制約下，有時候，佛也無能為力。所以，菩薩也不是喜歡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不需要留惑。其實，留惑才可以投生以度生，你若不可以繼續做人，你可能去了某個淨土，就不能再回來這個世間，若你尚有煩惱，自然就會再來這個娑婆世間。

聽眾問：菩薩若留太多煩惱，是否會墮落三惡道？

黃居士答：菩薩只是留下少少惑，不會因這少少惑而墮落三惡道，所以我們不須擔心。而且凡夫是受業力牽引而輪回轉世，那是身不由己，大菩薩之再來是乘願力而來，去哪裏是由自力控制的。



終南山隱士

洪真如

前陣子看了 Edward A. Burger 編導的紀錄片《Amongst While Clouds》，又使我想起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的書《空谷幽蘭》，惆悵了好一陣子。

終南山這名字，總令我生起悠悠感動。腦海中不禁浮現一位蹭蹬山路中的灰袍僧人背影，漫漫的下午裡，在荒蕪的崇山峻嶺中等待著些什麼。或者，就是在等待下一次遍山花朵盛開的日子吧。雲山之中，應以什麼來量度時間？青松不能給予答案，浮雲也沒有記號。可是那個灰袍僧從來沒有回頭，已一直從我少年的夢中走遠了。

紀錄片中的隱士，說話不多，眼睛卻如泉水一樣清澈。幹著活，便笑了。抬起頭，群山青翠，便笑了。清心已經不易，何況還要歡喜。生活不是為了什麼，而是生活本身。淡茶一杯，微笑無言，是心安處。生活可以很簡單，但人們總是不肯簡單。

小時候跟爸媽去露營。夜深之際，在四野無人的營地裡，我總不能入睡。走出營帳，外面只有我和整個世界單獨會面，遠山的暗淡靜寂使星光都太亮。離開了所有俗務責任，久遠無垠的天地一下子湧現了。夜是如此漫長真實，時光是那麼動人，每一刻都為我全盤享用。如今星夜裡，我



大嶼山佛教寺院遍滿，是修行勝地。鳳凰山永遠是修行人的仰止高山

只能在無垠之中讓感受湧現。一切非我所控制：它們呈現於此。這時，強烈的虛無和無奈感迎面襲來，存在的感覺異常深刻。

存在是什麼？每想到此，莫名的悲傷和內疚便湧至。人負己心太久，連這問題也被遺忘。瞭望無盡長空稍懈片刻，我卻知道天地總不負於人。年歲漸長，生活卻總是忙。不同的煩

瑣事務使生活方式愈加機械化，心理活動變得很理所當然，以致我的生命充斥著各種「應該的」和「將要做的」。被瑣事填滿，內心反而變得虛浮。其實，哪有一事不是瑣事？不禁為自己的愚昧苦笑了。借問生命，本來又有否什麼必然、有否什麼應然？

時間是迷人的拼圖。在我常去的山腰小寺「蓮花台」中，有一尊慈祥的毗盧遮那佛像，面帶安穩的微笑。當我還是十三四歲時，在這佛像前跟祂笑著，感覺就像被洗滌。在祂面前我只是個被愛的小孩。春來秋去，世事變遷，苦樂也讓我嘗過一遍。有時，不經意帶著一擔子煩惱到祂跟前。時光如一齣電影，而我則乘著菩薩的慈日起飛俯瞰，看這個傻憨的自己。變化在萬籟俱寂中展現，在時光停頓的一刻重拾自己記憶的碎片。在佛菩薩前重看自己演的電影，也可以自我取笑一番了。於是，生活變成了夢，一切都不必太認真。千秋萬世，祂只笑著，恍惚嘲諷大家都表演得太累。山水自有山水的眼界，我只仰慕而未敢追隨。於山水、寺廟常有一種莫名的欣喜，也是由此。

喜歡上山禪修的同道，都嚮往山上的日子。記得一個令人鼓舞的比喻：雖在入世出世之間，山上的日子雖非連繫一線，終究得成一條虛線，而此虛線會慢慢成為一隻指月的手指。明月雖遙，善知識牽手為我領路，山水是洗濯身心的天池。白雲隨風，立我以榜樣，陽光灑我以欣喜。寧靜致遠，淡泊明志。便是挑水擔柴，兩餐

一宿，不移修道志。只願跟隨隱士的足跡，讓湖水一洗塵垢。

隱士在中國傳統裡是褒貶參半的；在強調道德名教的文化視域中，或許他們的意義只是在出山度眾之後。我想，下這種價值判斷之前，我們還得好好看清自己。與其質問隱士為何出世，是否逃避不敢面對，不如反省自己為何會滯於世俗？是否因為未能離開聲色犬馬名利之欲？或者，那些無論出入世都心無罣礙的賢士才真正有選擇的資格；而凡夫者我，最好真實面對自己的心靈需求。

每人心中都有一座終南山，要是誰能擔負起自己，也擔負起這無垠的天地，誰才是主人。想起淨宗印光大師，也想起許多終其一生寂寂無聞的隱士賢聖僧，頓生竦然起敬之感，不禁從座中起，遙望窗外皎潔之月，合十致意！誠然，我們的出離心有多堅固？對我執之苦的認識有多深刻？對自己的心靈有多負責？有離情，才有隱世的堅持。什麼時候，我們真能下定決心，願意掙脫在別人面前戴著假面具的慣性，出離我執的習氣煩惱？隱士之可貴不在於他對社會有些什麼實在的貢獻，而是那份誠實與勇敢：坦誠面對自己心靈的需要，勇敢地放下世俗，對內心美善的呼喚負責。誠然，只有你才能拯救你自己，人必須獨自走這解脫之路。

智性易長，慧心難求。不斷學習世間技能已經成為我們的慣性，世俗給予人太多的遊戲規則。生存就似要去符合

一般人所說的正路：成功人士的定義就是有名有利有權位的專家。「偉大」一詞也被污染：為什麼那些聰明有成就的專業人士，就被稱為「偉大」？難道真要在社會的競爭比較之中呈獻獨特和優越，才配生存在世界之中？在競爭的病態社會之下，人不斷構造一個理想的自我形象，學習各種技能，努力鍛鍊所謂的社交技巧，以求被接納。只向外追求而不追尋內在的人，在人生經驗日益豐富的過程中，最熟稔的技巧，卻是把自己醜陋不足的全部包裝掩飾起來，不讓別人看透。事實上，內心卻充滿怨恨和疲憊。不求自己進步，但求擊敗對手；因曾被輕視責罵，現在以踐踏別人為報復。所謂興趣廣泛，從事各種活動，目的是逃避那苦悶和不安的自己，還是真能夠陶醉其中？許多人隨著歲月增長知識，而心靈仍是那個充滿我執煩惱的小孩。如果還允許這個遊戲佔據我們的一生，豈不是太荒謬了？

這是俗世凡情，不管它是多麼荒謬。或者荒謬就是我們的本性，佛家明言，要不是無明牽引，我們不會再次投入世界的懷抱中。偶爾驚覺，這俗世遊戲的魔力太大，以致無法喚起覺醒的力量，那麼，且讓我們憶起那誠實勇敢的隱士們。心靈自會吶喊，呼喚自己去回歸本源。

許多人都替弘一大師惋惜，這麼一個有才情的人竟把一身武藝收起，出家為僧、打坐禮佛！想到這裡，容許我向這位賢聖僧致敬吧！生命不是工具。弘一大師便是發覺遊戲過程的無稽的智者。與其做一個「偉大」的藝



最喜歡在山水間修行，讓大自然一洗塵垢。不如做一個誠實勇敢的、對生命負責的、真正的偉人。與其將自己當成符合別人要求的工具，不如讓日子每一刻成為價值本身。在世俗眼光中的歧路和怪誕，可能正是調整內心的必要。敬虔真誠或會受蔑視譏笑，然而毀譽不也是風景之一？唯願走在那參禮神聖廟堂的遙遙長途上，勇敢地承受生命。

其實過逍遙日子不難，要是能放下自己，即使到水窮處，亦可安於浮雲。遙想王維過了不惑之年，繼而隱居終南山，作詩《終南別業》，別有一番出塵氣色：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不管在世界上地位殊異，外在看起來很成功，要是沒有放下「我」，煩惱痛苦仍然時時來訪；即使是地位卑微有如隱士，清淨的內心足以確保自在。究竟追求內在還是外在比較划算呢？我們要選擇哪條路呢？



學員天地

凡有學佛心得，歡迎學員們踴躍投稿。稿件可交給妙華
工作人員或電郵：contact@buddhismmiufa.org.hk

人天漫漫長夜，宇宙幽幽黮闇，
誰點這智慧心燈？誰啓以萬載光明？

法影尋宗

（2011年印度佛教史課程論文）

孔亮人

佛教源於印度，佛法說自釋尊。

現世法脈廣傳，法門普渡；
隨信隨分隨緣，各自於不同地域疆界，
各自選擇對應道途，各自修行。

多味教化，具宿根者自能一門深入；
但一般迷惑眾生，
又怎能找到自己適合出路？
更枉論遇上以異端為正法之派別。

眾生無明，貪愛逐名；
為情為愛，為利為名，
不知不覺在苦海中沉溺；
愛會變恨，名也轉滅，
有如夢幻，夢幻褪色；
愁悶滿懷，心內孤寂，解脫無從覓！

百劫流轉，痛苦煎逼；
三毒燒心，煩惱透頂；
驅走黑暗恨無力，解脫何處覓？



長空仰望，回溯二千五百年前。
遠在印度北方喜馬拉雅山山麓上，有
一個美麗國度——迦毘羅衛。就在一個
四月艷陽天，懷著身孕的皇后摩耶
夫人，路經百花繽紛的藍毘尼園時，
在此產下了小太子悉達多。甫出生已
經是萬千寵愛，近身有享不盡的富貴
榮華，未來更是國王父親淨飯王的希
望，也是迦毘羅衛國全國人民的希
望。一般人一生渴望追求的東西，悉

達多不求自豐，全部擁有。然而，聰慧靈秀的小太子，在孩提成長的日子裏，並不太熱衷於玩樂鬪鬧嬉戲，卻喜歡獨處沉思；雖然他甚麼都有，但親母摩耶夫人在誕下悉達多，七天後就逝世了；姨母視如己出，有若親母，將他帶大；太子漸長懂事後，知道此事，內心曾經極感憂鬱；縱使安享江山抱擁天下，也奢望不到一句喚娘聲；對親母的想像思念，加深了太子對人生遺憾的思索追尋。

太子在歡樂聲中成長，及後娶妻生子，前路盡是人生美好。可是，在錦衣玉食，醇酒美人背後，卻讓太子看到了老、病、死三個自有生命以來的必然階段；這是歡樂的盡頭，生命的痛苦，如何能夠面對？這使到太子大惑難解；直至最後一次出巡，給他看到一位清淨出塵的比丘，為著擺脫人間眾苦，了悟無上智慧而出家修行；便由此而引發起太子出家之念。

貴胄星沉 法影初現

太子二十九歲時，在一個月朗星疏的半夜裏，他毅然離開父親，捨去妻子，放下孩兒，拋開名利權位，放棄綿繡前程，帶著隨從車匿，出離王宮去了。到達國界，回望國家，憶記前塵，人世之中夢寐以求的榮華富貴，至親之間相互渴愛的繾綣纏綿，由出走那一刻開始，轉眼便成泡影，是如何的虛假不實在，是如何的不值得去依戀；為了要探求真理正道，是

時候出家了；太子脫去華服，穿上粗衣，自行落髮，遣隨從將一切衣服飾物，帶回王宮；悉達多獨個兒往南行去，從此再不是安逸於王宮之中左擁右護的尊貴太子，而是餐風露宿、進出荒野叢林、寂寞難堪、披星戴月千里走的一個孤身出家人。...

悉達多先後拜入阿羅邏伽羅摩和鬱陀迦羅摩子兩位仙人門下，學習高層次的禪定境界。雖然他有異於常人的聰慧和定力，在很短時間便能達到與兩位仙人同一禪境，但這並不是悉達多所要追求的終極目標。在進入無念無想極安穩的禪定中，確實能夠存於無塵無染無煩惱心極靜的狀態底下；但當出定之後，再次面對眼前世界，又回復了平常鼓動的心；不安與苦惱，依然存在。悉達多告別仙人，再度踏上求道的旅途。...

怎樣才可以在現實的狀況下，而達到最高真理之境界？如果禪定不能做到的話，唯有嘗試當時極為普遍的苦行了。悉達多立下決心之後，便立刻前往苦行者聚集的苦行林。以苦為行，目的是要脫離物質與肉體的束縛，來達到發揮精神清淨和自由的解脫作用。悉達多僅以野生的麻米為食，日限一麻一米，來延續生命。他將各式各樣的苦行方法，都一一嘗過；如是這般，足足經過六年光景。結果是，形體變得枯瘦如乾柴，精神痿靡；就算用上了劇烈的方法，也是無法見到效果；始知即使令到身體受盡痛苦，

也決非是導致心安和解脫苦惱的有效方法。悉達多最終放棄苦行，到尼連禪河沐浴，並受牧女乳糜之供，調養身體，以恢復健康。再到附近的毗鉢羅樹下，以吉祥草，敷金剛座，向東跏趺而坐，端身正念，發大誓願：「若不證無上大菩提，寧可碎此身，終不起此座。」便開始靜心默照，禪定思惟如何拔除人間苦惱的解脫之道……

魔影無懼 法現人間

悉達多以大悲大智大精進力之無量襟懷，在樹下宴坐禪思足七七日；其間彷彿樹妖林怪、逐舞群魔，擾亂修行心識，使之不得入定；然而清淨心堅定無移，見邪破邪，遇魔破魔，盡除魔障；專心鎮定，不起紛擾，平息身心，不起激蕩，集中思緒，專於一點；到了第四十九日，心念逐漸脫離一切執著煩惱，順次經歷四禪定〔註1〕、四無色定〔註2〕、第九次第滅盡定〔註3〕，達到無所謂非樂非非樂的絕對清靜境界；初夜時分得宿命明〔註4〕，中夜時分得天眼明〔註5〕，後夜時分得滅盡明〔註6〕；於二月八日，明星將升之際，廓然圓悟，成正覺，而得佛陀之名，皈依弟子皆稱佛陀為釋尊、世尊、釋迦牟尼。

成道後的釋尊，喜悅無量，於附近樹下，自己受用其證悟解脫之法樂；在四七日之後，悲愍眾生之苦，決意將證悟得來的真理，廣傳天下，教化眾生，佛法從此人間現！

釋尊追述悟道之經過，不外正覺「緣起」之生滅。成正覺者，即正覺宇宙世間之實相，智明成就而生死永寂，自覺自證，達到「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之境界。正觀緣起生滅，首先洞察眾生有身心演變之老、病、死苦，有人事糾紛之愛別離苦、怨憎會苦，自然缺陷之求不得苦，盡悉沈沒於「老、病、死、憂、悲、苦、惱」之茫茫輪迴大苦海當中，不得脫離。何以有苦？探其根源，原來因為緣於「生」；有「生」便有「苦」，苦是與生俱來。又為何要有生而為眾苦之相迫？因由於累世業力熏發而構成生命身心之潛在能力，這便是「有」，「生」為「有」所生。而「有」這種潛在能力之存在，是由於執「取」；內則執取自我，外則執取五欲之追求，或執取倒見以為真，邪行以為清淨；有所「取」著，於是身、口、意三業繁興，而集合了未來身心之苦本。取著一切又以欲「愛」染著為因；釋尊云：「當知因愛有求，因求有利，因利有用，因用有欲，因欲有著，因著有嫉，因嫉有守，因守

【註釋】

〔註1〕四禪定：欲界以上的色界，有四個階段的禪定，即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註2〕四無色定：色界以上的無色界，有四階段禪定，是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四種定。

〔註3〕滅盡定：滅盡所有精神活動的禪定，是阿羅漢等聖者所證得的境界，即是開悟之禪定。

〔註4〕宿命明：證得明瞭過去世的智慧。

〔註5〕天眼明：證得明瞭未來的智慧。

〔註6〕滅盡明：證得解脫一切束縛的智慧。

有護，因護故，刀杖爭訟，作無數惡」；「愛」、「取」為未來生死之動力，亦現在眾苦之苦因。故節制愛、取，根絕愛、取，為厭苦離欲解脫之法。

逐物流轉輪迴與離貪解脫生死，是緣起之正觀，也是正法之根本。釋尊初轉法輪時，簡約為四諦：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為苦諦；愛為集諦；愛滅為滅諦；厭苦離欲解脫之道，是為道諦。

緣起本來不出愛、取、有、生、老死此五支，然而釋尊之教，猶有闡述緣起之底蘊而詳說之。因為過去世業力招感，而有「識」入母胎，遂有「名色」之開展。識與名色相依不離，一期生命便相續而住。名色開展有「六入處」，亦即是六根。六根與六境對應涉入，則起了接「觸」之認識。接觸之後，產生了樂與苦的感受「受」。隨著樂苦感受，便有「愛」和恨的出現。愛恨交纏，執取擁有，蓄勢待發，此發已不可收拾，致有生與死的出現。

推本尋源，何來這無始相續成苦果之「識」？以過去貪、瞋、癡等煩惱之觸俱無明為「無明」，而成為過去著境馳求之一切身、口、意行為「行」，作了種種善惡諸業，便招感了識。正觀緣起中明確顯現，愛取之行造成生死之因，無明作業遂成愛取之因，既知苦因，何所能滅？必無明滅而後行滅，行滅而後識滅，餘類推至生死滅，生死既滅，大苦聚集亦滅，苦

海輪轉不再。無明滅，離惡見，無我無我所，愛欲自離而解脫，如旭日初生，長夜永別。

法留影滅

釋尊說法四十五年，恆河上下都已踏遍，要度的皆已度盡，未度者也結下善緣。釋尊知道捨壽將至，來到拘尸那羅城城外的娑羅樹林。於入滅前，釋尊強忍疾苦，為弟子眾說法，安慰之，勉勵之，誠懇不休的教誡弟子。大眾知釋尊將滅，未離欲者，悲痛落淚，不能自勝。釋尊還作最後之教誨：「汝等勿謂失師主，我涅槃後，所說法、律，是汝師也」；「汝等勿懷憂惱，若我住世一劫，會亦當滅。世相如是，當勤精進！自今已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即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教誡完畢，即入禪定，釋尊於二月十五日中夜，從容入滅。

法影傳燈

在佛滅後一百年左右其間，是原始佛教的時代，原先一味和合的僧團，大家因為對戒律的不同主張，首先分化為上座和大眾兩部；此後二百年間，僧團繼續分化出有十八部或二十部，這段時間稱為「部派佛教」。而部派佛教之一特色，是集出了大量的論典，對佛法作有系統、綜合貫通來深入討論。由對於法的分析，及於枝末問題固定化，部派佛教把佛法變成了嚴密的理論，將佛法範圍起來，難以前進。

大乘佛教興起，乃是繼部派佛教的發展，再回到佛陀的根本精神。大乘佛教的旨趣是探求和發揮佛陀以兼濟眾生為目的之本懷——菩薩道的菩提心，放棄枝末問題的詮釋分析，使佛法活活潑潑成為人間的、實用的、生活的一部分。大致上可說，部派佛教（小乘）是保守的、分析的學問佛教；大乘佛教是開放的、原則的生活佛教；小乘以阿羅漢的解脫為目標，大乘則以菩薩道的圓滿、成佛為目標。

從發展過程及思想體系，中後期大乘佛教可分為三大流^{〔註7〕}：（一）中觀系，以龍樹菩薩為首，說緣起無自性故空，將原始佛教的中道、緣起，貫通大乘的性空、唯假名；（二）瑜伽行系（唯識系），無著菩薩造論述說初期大乘的一切法空是不了義說，緣起之依他起相是自相有的；（三）如來藏系，是適應世俗而流行的後期大乘，所謂如來藏，是我、真如、自性清淨心。

到了西元三世紀起，發展至「秘密大乘佛教」，也稱「密教」或「密宗」。法義上本於如來藏與清淨心，修行上則以重信仰、重他力的念佛，重唯心、重神秘的禪定經驗。其發展中融攝了中觀與唯識，更廣泛融會印度神教，重咒術與儀軌，主張「欲貪為道」、「依欲離欲」；還要煉氣入定，為了修現生的色身，使之轉化成為如來天色身，從而獲得如來智身，便是即身成佛的意思。

法影尋蹤

萬事萬物的演變，總有其演變之因緣條件。印度佛教思想的演變，也沒有離開這樣法則。

「深信佛教於長期之發展中，必有以流變而失真者。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諫之，…」^{〔註8〕}

四部《阿含經》^{〔註9〕}，是佛陀入滅後，眾弟子將佛陀在世時平日的說法，透過結集審定出來之樸實紀錄。是以觀慧，以離貪、瞋、癡為主之修行方法。

《無上瑜伽怛特羅》，是秘密大乘佛教最遲集出的教典。主張以欲離欲、修天色身的修行方法，以即身成佛為目標。

若將四部《阿含經》與《無上瑜伽怛特羅》一起比較和閱讀的話，初學佛法者，必定會有諸多迷惑與疑問，到底何為佛教？教義教理教典名目眾多，又應如何抉擇？

回顧佛教的發展歷史，可詳細分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期大乘、後期大乘、秘密大乘五期，實在是因為各期在思想上，確實有明顯可辨差異性存在的緣故。而在思

【註釋】

〔註7〕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自序中提及。

〔註8〕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自序P.3

〔註9〕四部《阿含經》：《雜阿含經》、《長阿含經》、《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

想史的演變中，出現了兩個現象，第一是從原始佛教以人為本的人間性格，隨著演變而逐漸消逝；第二是由釋尊時代奉行「無我」的思想，慢慢經過不同的包裝，變成「有我」的思想，愈到後期愈是強勢。綜合來說，便是神教化的傾向，愈來愈濃厚；佛教與其它宗教的分別，也愈來愈模糊了。

雖然因應各類眾生不同需求、不同習性，而行使種種方便法門，也是有這個必要的；但如果這樣契機的做法，最後未能帶著眾生走向離貪、滅瞋、去癡的解脫之路，反而失卻佛法本義，忘掉佛陀本懷的話，已經跟佛教愈行愈遠了。

四部《阿含經》，在佛陀入滅次年第一次經典結集中，便完成其雛形，雖然要經過累代的背誦記憶、口口相傳，再過大概四、五百年，才正式有文字記載下來，但還是最早出現的佛教經典；尤其是《雜阿含經》，是四部《阿含經》中最重要的一部；其中描述佛陀及弟子們的日常生活，以至相互問之問答釋疑；也有天神們來讚嘆佛法、學習佛法；從中不但可窺見釋尊在世時說法的實況，亦能得到最接近佛陀本懷的正法。

佛教與其它宗教最明顯的差異，也是佛法的特質及第一義諦，便是「緣

起法」。在《雜阿含經》內，佛陀對此有詳細開示；所謂緣起法，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世間滅」。既通於世俗，亦通於解脫涅槃，是古往今來、任何時空之普遍性真理；在這樣理則之判攝下，沒有常恆不變的主體，也沒有本來清淨的真我。緣起法表現在行為實踐上，就是「無我」，就是「貪、瞋、癡永盡，一切煩惱永盡」，便是解脫了。

不論在佛教修行道上踏遍多少路，留下多少腳印，或者只是一個初窺者，都必然要清楚明白，緣起法是佛法一個最重要的判攝標準，是佛法的基礎核心。凡與緣起法相違背的思想與觀點，實是一個偌大障礙，對治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及早放下。而源自於「有我」主宰欲的思維言行，也要認清真相，隨分隨力去將其修正。所謂佛教者，並非佛陀宗教，乃是佛陀所教！



【參考書目】

《印度之佛教》	印順導師
《印度佛教思想史》	印順導師
《印度佛教史》	聖嚴法師
《佛教的原點》	水野弘元
《印度佛教史》	渥德爾
《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	莊春江

維摩居士的疾病觀

(之二)

羅漢松

在上一期會訊，介紹過維摩居士的疾病觀，在這裏，我們繼續探討維摩居士所說的病因。

在《維摩經》裏，有很多名句，經常被人引用，以下幾句，也是有很多人喜歡引用的名句：

「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

在這短短幾句經文中，維摩居士講述了病因，也講述了怎樣才能消滅疾病。維摩居士說得很好，病是怎麼來的呢？因為有癡，癡即是無明，有無明就有貪愛，有貪愛，一切病便會產生，這就令「我病生」。

這個「我」當然不是指維摩居士，而是指眾生。維摩居士先講出眾生病的起源，然後講出我今天的病，是因為眾生有癡，有無明，有貪愛，所以，一切眾生病，我就無法不病。

這一句其實很簡單，不是很深，為何一切眾生病的時候，「我」就會病呢？因為維摩居士是菩薩。如果一切眾生沒有貪、瞋、癡，菩薩就沒事可做。所以，菩薩病，是因為眾生病。眾生有癡而生愛，這是一切病的根源。

所謂「無明為父，貪愛為母」，無明比貪愛更厲害，當時是父系社會，因此把無明譬喻為父。因為有無明，所以有貪愛，兩者互相為緣，成為各種病。

六道眾生的病是真病，菩薩的病是假病。假定眾生完全沒有病的時候，菩薩的病就不會有。菩薩因為眾生才入生死，如果眾生全部都沒有生死，就不須菩薩再入生死。菩薩入生死，一定會有病，就如佛陀來這個世間成佛，他也示現有病，這是入生死所不能避免的，一定要跟隨世間法去做，不可以做那些超乎世間法的事情。

《維摩經》還說：「所以者何？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眾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薩如是，於諸眾生，愛之若子。眾生病，則菩薩病；眾生病愈，菩薩亦愈。」

這幾句雖然很簡單，但卻充分流露出菩薩的精神。菩薩愛眾生的程度，其實超過父母愛子女。因為，做父母的人就知道，當子女不聽話的時候，父母就會很生氣；但眾生不接受菩薩教導的時候，菩薩不會憎恨眾生，只會更可憐眾生。

菩薩為度眾生的緣故而入生死，但菩薩的生死與凡夫不同，凡夫的生死，處處驚濤駭浪，時時驚心動魄；大菩薩的生死，風平浪靜，就如在平穩的船中。大菩薩有安住生死的能力，所以能在大海中救人，能夠做到「眾生病，故我病」。

我們能力有限的時候，不要隨便說「眾生病，故我病」。有些人有少少病痛已經大喊大叫，這又怎能「安住生死」？又怎能「與眾生同疾」？大多數人有病的時候，通常都會在心中埋怨：「何必偏偏選中我？」其實，我們要知道，病魔不只是選中我們，一百人之中，九十個人都會有病，有病的眾生都會很辛苦。我們若能這樣想，就不會怨天尤人。

菩薩如果因為自己的病而體會到眾生有病的辛苦，他已經不再緊張自己，那麼，他的病已經變輕了。所以，當我們有病的時候，只要想起眾生，把注意力放在眾生那裏，不只是想著自己，病痛就會減輕。

維摩居士「又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薩疾者，以大悲起」。菩薩病的本源，是由大悲而起。如果菩薩沒有大悲心，眾生有病都與他無關。正因為菩薩有大悲心，他會因為眾生病而病，這才是菩薩病的根源。因此，有句話說：「菩薩以大悲心不得自在。」這是反語，菩薩本來是很自在，很舒服的，但因為眾生愚癡顛倒，菩薩生起大悲心，就好像不得自在了，他時

常為了度眾生而去想辦法，甚至傷透腦筋，其實，菩薩仍得自在。

菩薩如果沒有大悲心，當然不會有病，他就可以安安樂樂入涅槃。但因為菩薩有大悲心，而眾生有這麼多，所以菩薩就要做很多工作。可是，菩薩對這樣的生活，不會感到疲厭。

這就等於我們學了一個法門，自己得到受用，就會很安樂，很開心，然後又想去教其他人，做些回饋的工夫。當我們開始去教人的時候，如果我們的程度不夠，境界不高，就會覺得有很多煩惱。

我們明白道理之後，通常來講有兩種心懷，一種是明白了，自己受用就算，不打算教人，免得徒生煩惱。另一種人卻覺得，自己明白了不教人，不算真有本事，自己出來教人，雖然會有很多煩惱，但解決了問題之後，又會有好像提升了一層的愉悅感覺，這種感覺無法表達出來，其他人也無法想像。這確是一種很大的志向，也是一個很實際的經驗，有這種志向，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會很積極，從此就再沒有空閒時間了。

「以其有病，是故我病。」這也是一句名句，說出了菩薩的心腸。做母親的人，大多都深有同感，看見兒子生病，自己也累得病了，而做父親的就沒有那麼緊張。這些母親就是小菩薩，一般人都能做到。但如果看見眾

生有病，而我有病，這就很難做到。所以，要做大菩薩真的不容易。

大多數人都可算是小菩薩，都能愛護自己的家人。最可悲的是那些連自己子女都漠不關心的人，即使子女有病也去賭博的人，簡直是喪失了人倫道德。而大菩薩則關心一切眾生，他們看見眾生有災難就去救濟，就算是看不見有災難也去做工作，他們是什麼時候都知道眾生在病痛之中，什麼時候都去做救苦救難的工作。

維摩居士說：因為眾生有病，所以，我做菩薩也跟著有病。因此，我的病似有還無，在真實來講，是沒有病；在現象和作用來講，我要示現有病。

維摩居士的疾病觀，所說的道理非常透徹，講出了對生死不但可以超越，而且可以利用生死來做一番新的工夫，開展新的生命，這是其他經典沒有講到的。這些經文的精神，教我們在病中千萬不要對著鏡子顧影自憐，否則會越病越痛，越是覺得自己很不幸，就不會生起大悲心憐憫眾生，我們的大菩提心就會失去，就會退轉而不再行菩薩道。自憐最要命，這與大乘修行人剛剛相反。

我們要常作這樣的思惟：我修道學佛法，尚且感到很痛，何況眾生未學過佛法，其痛更甚。眾生與我相比，眾生比我更淒慘。眾生不明白道理，比我們更痛苦，我們明白道理，有能力、有機會就要幫助眾生。我們

若能這樣想，就不會以別人的痛苦為我們的快樂之本。

有病一定會很辛苦，人辛苦起來，心就會煩亂，什麼傻事都會做出來。所以，平時是強者，不算是真正強者，如果在病中都很堅強的人，才是強者。大菩薩就是真正強者，他們能做到有病等於無病。

雖然我們現在沒有病，但我們看見病人痛苦的樣子，就知道有病很辛苦。人總會有病有痛，人人都不能倖免，這一刻隨時會來臨。我們若能深入理解維摩居士所說的疾病觀，在日常生活中依照維摩居士所教去做，對自己對人都會有很大的幫助，這些道理能徹底改變我們的思想，當病痛來臨的時候，我們就能輕鬆地迎接世間人都很害怕的處境。

我們要知道，病苦是空的，也是不實在的。我們的身體即使受到病痛的折磨，非常辛苦，但我們的心，應保持寧靜，不要被病痛所束縛。我們即使只剩下一個月命，也要盡可能做好這個月的事情，那樣重要就先做那樣，絕不坐著等死，反正一轉眼，我們又可以乘願再來，下輩子繼續行菩薩道。

我們若能學到《維摩經》的精神，日後將會受用不盡，人生也會變得更加積極。所以，我們應該依照維摩居士所教來訓練自己，當我們能應付自如的時候，做菩薩工夫就不會再有恐懼。



福嚴佛學院

招生簡章

2012年6月3日

招生考試



辦學宗旨 本院為印順導師所創建，目標在於造就僧才、住持佛法，續佛慧命，淨化人心。

特色

- 一、秉持印順法師「淨治身心、弘揚正法、利濟有情」的訓示，致力於佛教人才之培育。
- 二、除經律論佛典導讀之外，亦開設多門印順法師著作，如《妙雲集》、《印度佛教思想史》等研討課程。
- 三、學風自由，不限行門，並於每學期舉辦戶外參學，以增廣見聞。
- 四、本院為純男眾之學團，環境幽靜，適宜修學。

教育方針

- 一、教導佛法的正知正見。
- 二、陶冶高尚的宗教情操。
- 三、指導正確的修學方法。
- 四、力行和合的僧團生活。

學制 大學部：四年（採學分制）。研究所：三年（採學分制）。
※ 本次招收 大學部 / 研究所 一年級新生，以及 大學部三年級插班生

報考資格 大學部：高中以上或具同等學歷，年齡十八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身心健全，品行端正之出家男眾或正信三寶的男居士。

研究所：佛學院畢業以上學歷，或大學以上，具佛學研究能力，身心健全，品行端正之出家男眾或正信三寶的男居士。

報名日期 即日起向福嚴佛學院報名。

繳交證件 (1) 報名表
(2) 最高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3) 身分證 (護照) 影本一份
(4) 自傳 (八百字以上，內容須含學佛經歷、報考佛學院動機等，請用 600 字稿紙或 A4 紙電腦打字)。
(本簡章、報名表備索，請寄「福嚴佛學院教務處」並註明姓名、地址、電話。或至福嚴網站 <http://www.fuyan.org.tw/> 下載。)

報名方式 一律以掛號郵件寄至：
30065 台灣新竹市明湖路 365 巷 3 號
3, LANE 365, MING HU ROAD, HSINCHU 30065, TAIWAN, R.O.C.
福嚴佛學院 教務處招生組 收

考試日期 2012 年 6 月 3 日 (星期日) 早上 9 時正。

考試地點 福嚴佛學院
台灣 新竹市明湖路 365 巷 3 號

考試科目 筆試：大學部：佛學概論、國文。
研究所：中國佛教、印度佛教。
口試：口試不合格者，概不錄取。

在學待遇 學雜費全免，提供膳宿、衣被、教科書、講義、日常用品，就醫另有醫療補助費及各項獎助金供學生申請。

※ 研究生每月發給獎助金新台幣伍仟元。

聯絡方法 30065 台灣新竹市明湖路 365 巷 3 號
3, LANE 365, MING HU ROAD, HSINCHU 30065, TAIWAN, R.O.C.
網址：<http://www.fuyan.org.tw/>
電子郵件信箱：fuyan.tw@msa.hinet.net
電話：886-3-5201240 傳真：886-3-5205041

參考書目

大學部 《學佛三要》、《佛法概論》、《成佛之道》(印順導師著，正聞出版社)

研究所 (1) 《印度佛教思想史》(印順導師著，正聞出版社)
(2) 《印度佛教史》(聖嚴法師著，法鼓文化出版社)
(3) 《佛教各宗大意》(黃懺華著，文津出版社)
(4) 《中國佛教史概說》(野上俊靜等著，聖嚴法師譯，台灣商務印書館)

※ 各類參考書籍 請自行向各出版社洽詢：

正聞出版社：886-3-5512254

台灣商務印書館：886-2-23116118

文津出版社：886-2-23636464

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886-2-28934646

捐款大德芳名

二零一二年一月至三月

常務經費：

\$10000: 余德玉。\$8000: (潘淑河、趙國鑒、之東、之南、之西、蘊妍、趙公遜、麗瓊、倩盈)。\$4000: 黃衛明。\$3900: 梁卓文。\$3000: 胡昭源、胡薄淑貞。\$2500: 戴德恩、榮馳法團秘書。\$2300: (梁社釗、吳蓮菊闔家)。\$2200: 陳德瑜闔家、(劉果欣、葉定倩、寧倩、詠倩、婷倩)。\$2000: 江停香、梁毅文、胡文德、王天生、陳卓然、關治平、關詠宜、胡劍珊。\$1800: 劉燕薇。\$1600: 嚴麗華。\$1560: 胡炳熙。\$1500: 梁德志、梁妍姿。\$1300: 趙泳均、(張思驊、黃德培)。\$1150: 何如。\$1250: 佛弟子。\$1200: 張鳳姬。\$1100: (黃宅、高嬋英)。\$1000: 戚幗珍、(陳合和、黃耀章、河山、保山、錦山)、羅群玉、李小梅、姚瑞好、余小紅、劉德芳。\$900: 林關建明、伍珍、黃妹。\$800: 張雅媛、石煥英、黃玉芬。\$700: 鍾映蓮、潘慧蓉、(盧炳權、炳輝、美華、敏儀闔家)、(黃宅、黃淨賢)、伍越發闔家。\$600: 關本願、(霍杜華、談蓮歡)。\$540: 程玉蘭。\$500: (洪偉明、徐鳳琴)、(張子才、梁金嬋)、周玉玲、陳偉光、張秀蓮、洪燕生、(賴定強、余美祿、賴羽千)、李利元、林佩玲、高美兒、鄭婉兒、(盧志順、敏儀、俊志、俊樂、BB女)、溫美美、胡果麗、翁漢光、王素明、黎佩紅。\$400: 福齊、(張鳳姬、余翠珍闔家)、戴平華、(何德兆、陳始基、始建、陳均銘)、趙雲萍、陳慧倩、岑寶蓮、(梁法德、梁法空)、楊潔英、鄧雪芳、葉倩君。\$300: 馮翠卿、(張鳳姬、余健能闔家)、(張鳳姬、余美秀闔家)、何永泉、陳燕婷、簡佩苓、(梁德材、林志輝)、(羅潤成、瑞琪、慧珠)、(梁麗霞、梁法德、梁法空)、梁揚揚、(梁家強、馮慕燕)、(許少平、梁美萍)、(梁家榮、楊美萍)、李淑嫻、余耀樓、吳燕瓊、黃麗芳、王偉倫。\$200: 曾柳英、曾曼平、(張鳳姬、余翠蘭闔家)、(張鳳姬、余翠煥闔家)、霍偉祺闔家、霍偉明闔家、霍美萍闔家、馮滿生、區雅如、夏韻芝、張蓮英、蔡靜儀、戚汝民、徐偉良、曾潔蘭、賴羽千、何淑玲、安惜玉、(莫澤仁、方繼珍)、吳景明、梁雅燕、甘萬歡、果維、利群生、梁家豪、盧淑珍、鄭宅、梁美康、陸宅、黃雁紅、謝耀利、譚宅、唐森德、劉碧霞、(伍喜、張合)、先人符號、(岑美好、陳宅、祝宅)。\$150: 曾清梅、陳少華。\$100: 何桂英、鍾款圓、鄒桂香、趙錫敏、陳海燕、陳次英、法雲蘭若、賴柏洪、李居士、(李國英、李笑媚)、何德兆、麥麗群、梁景松、郭慧兒、吳蓮、湯偉平、余治和、(王明秀、曾紹恩、曾紹輝)、成就居士、(余秀玲、胡祿威)、唐小敏、邱惠卿、黃素瓊、余秀英、黃惠芳、葉潔玲、余寶蘭、司徒智光闔家、司徒燕儀、司徒敏儀、余榮健闔家、余榮略闔家、葉麗嫦、余藹倩、鄧家威、林美珍、胡筠鴻、余宏亮、張帶、(余治和、許蓮娣)、伍錦康。\$50: 伍門歷代祖先、周笑雲、李太、李志英。\$40: 李巧堅。\$23: 陳榮安。\$20: 杜麗嬋、(吳玉玲、方少開)、黃德。USD100: 余翠竹。USD50: 余美秀闔家。

助印：

\$4875: 百業達印刷有限公司。\$500: 溫美美、余美祿。\$100: 余欽佑、賴定堅、賴淑玲。¥905: 南村法會。¥500: 江賜威闔家、陳偉強、呂潤肖、勞建文。¥200: (陳小桃、陳碧君、涂超培)、譚淑儀、吳萬培、周新蘭、(江倩玲、江漢傑)、周偉堅闔家。¥100: 潘燕芳、黃雪橋、黎慕潔、(梁長傑、盧淑欣)、吳浩賢闔家、吳湛潮闔家、李東荷、江新嬌、羅彩瑞、何健鋒、王偉偉、何杏燕、蔡卿、黃萬崧。¥50: 蔡國偉、李少興。¥30: 蕭宏妙。¥20: (吳玉玲、方少開)。



▲ 農曆二月十九觀音
誕，妙華舉行誦經法
會



農曆三月初九，妙華舉行紀念遠參老
法師法會



▲ 區佩儀老師為中國佛教史班同學講課



▲ 胡文德老師為初階班同學講課



妙華佛學會

地 址：香港北角堡壘街36號美威大廈1樓B座
新講堂：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電 話：2570 0443 傳 真：2570 0679
網 址：www.buddhismmiufa.org.hk
電 郵：contact@buddhismmiufa.org.hk